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6/PV.14
28 September 1981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
第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9月25日星期五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基塔尼先生 (伊拉克)
稍后: 卡斯塔涅达先生 (墨西哥)
(副主席)
稍后: 朗扎奥先生 (卢旺达)
(副主席)

— 一般性辩论(9) (续前)

发言者: 诺格斯先生 (巴拉圭)
加利莫尔先生 (牙买加)
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库苏马阿马查先生 (印度尼西亚)
诺托先生 (比利时)
哈马迪先生 (伊拉克)
奥温尼先生 (乌干达)
奥杜先生 (尼日利亚)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1-62380/A

(巴拉圭)

下午三点零五分开会议程项目 9 (续前)

一般性辩论

诺格斯先生 (巴拉圭)：鉴于大会本届会议议程项目繁多，因此为了简洁起见，巴拉圭代表团只想就几项急待解决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主席先生，我要预祝您顺利地履行您所担任的重要职务，而且我们希望在您任期届满时，我们也象今天祝贺冯韦希马尔大使得力地执行了大会主席的职务一样，向您表示祝贺。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办公厅和尊敬的、兢兢业业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本人在过去的一年中为联合国所做的各项工作。

我们欢迎瓦努阿图和伯利兹两个新诞生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祝愿两国人民繁荣、幸福。

和平是制定1945年《宪章》的根据和最崇高的目的，也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的问题。它是我们一切会议议程的中心问题，而且它也无时不在考验我们的创造力。

事情如此并非偶然。因为我们每个人到此都是要谈论和平，礼赞和平，要求实现和平，与捍卫和平。在这个共同的事业中我们每个人毫无例外都是当仁不让的卫士，而且在这不可否认的平等责任面前，一切陈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要有关和平，我们都有权对于世界的情况发表看法。

在这一重要方面，我们的世界真是多灾多难，可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战争、恐怖和犯罪的存在，我们的种种希望都罩上层层阴影，不仅受到威胁而且可能破灭。我们只需环顾一下今天的世界，就不难看到每天暴力都在横行。我们要大声谴责暴力，谴责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蹂躏阿富汗，谴责越南军队对柬埔寨进行军事占领。

中东和非洲各个地区也是造成紧张局势的根源，威胁着世界和平。

正是由于我们认为应不遗余力来维护和平，我国代表团赞同大韩民国全总统提出的建议，要求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恢复最高级会谈，得体地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争取和平的未来。就在不久以前联合国也曾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朝鲜人自己应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直接谈判和平地解决朝鲜问题，因为朝鲜分隔两方已达36年之久了。为此非常希望秘书长能在1979年所做的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做出努力。

美洲也在遭受暴力之苦。两年多来，萨尔瓦多共和国一直在受到一场灭绝性战争的蹂躏，这是因为有人要达到从政治上控制这个国家的罪恶目的。巴拉圭历来都充分尊重其它国家的主权，它反对任何企图将一个政权强加于萨尔瓦多的做法，应该让萨尔瓦多人民自己自由民主地选择他们的政府。

而且我国历来捍卫不干涉原则。大会可能记得1979年辩论尼加拉瓜问题的情况，当时巴拉圭是唯一投不同票的国家。我国遣责任何外国干涉这个灾难深重的姐妹共和国。我们高兴而自豪地讲，我国对这个原则问题的国际立场从没有动摇过，也从没有丝毫改变。我们坚决相信并忠实执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以及维护国家尊严的各项原则。

自从大约25年前开始讨论海洋法问题以来，我国一直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我国没有海岸线，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内陆国来讲，这是一个艰巨的难题，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它。我们必须克服各种困难，获得出海口，并善加利用。因此在将来签订了公约之后，我国将在适当时候要求得到它应得到的合法权益。

由于我国是个内陆国家，长久以来在发展方面一直受到不利影响，但今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巴拉圭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将军阁下一心为国，领导有方，而且我国人民长期不懈地奋斗，因而在美洲大陆各国中我国各方面的成绩是相当突出的，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更是如此。

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是10.4%，通货膨胀率低于16%，十多年来国际收支一直盈余，按人口平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瓜拉尼与美元之间的比价20多年基本上保持稳定，国家预算没有赤字，外贸稳步增长，所有上述这些都可有力地证明巴拉圭人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

4月1日斯特罗斯纳总统在向国会讲话中正确地指出：

“我们今天的富强要归功于和平，我们一贯强调和平的重要性，并愿不惜一切来保卫和平，我们永远也不会停止与种种破坏我们民族尊严的因素，进行斗争。我们清除了可耻的无政府体制，建立了一个既有自由又有秩序的体制。有的民主体制造成的结果是自由体制软弱无力，一盘散沙，我们对这种民主体制不感兴趣。我们所要求的民主是在法律范围内，由人民的意志来统治。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调和各种权利，去谋求共同的利益。”

斯特罗斯纳总统领导的政府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是充分尊重国际共处准则，与一切抱有争取独立、民主和自由这一共同理想的国家加强团结。*

巴拉圭历来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护美洲利益这一立场上的，因此本世纪以来，它一直积极参加了美洲所设立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组织，因为不管从地理位置上讲还是从贸易关系上讲，我们都自然地属于这些组织的成员。

同样出于团结和参与的原则。巴拉圭参加了普拉塔河体系，以加快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因为这个地区未来是拉丁美洲最为富饶的地区。至于具体成果，我国已开始在巴拉那河上修建两座大型水利发电厂，一座是与巴西合建，设计发电能力为12,600,000千瓦，另一座是与阿根廷合作，设计发电能力为4,200,000千瓦。

这些大型的能源工厂将极大地推动普拉塔河盆地的开发。数千万人将在这里安居乐业。这两座工厂将成为实现有效和平的真正丰碑。

* 副主席卡斯塔涅达先生（墨西哥）主持会议。

这是我们对于人类幸福和进步的重大贡献。

在我结束我的简短讲话之前，我不能不，而且也不应该不就古巴外交部长昨天所做的不明智的发言予以答复。这位外交部长又一次重复了我们已司空见惯了的那种恶毒的中伤的做法。卡斯特罗这个屈服于一个超级大国的亲密侍从公开地推行一项干涉别国内政的罪恶政策，1959年和1960年巴拉圭就曾受害于卡斯特罗这一政策。当时国际支队从我国与阿根廷交界处窜入我国，这些人所用的武器和装备都是属于古巴军队的。这次入侵的阴谋是想把共产主义塞入我国，但是巴拉圭人民拿起武器与国家正规军并肩作战，狠狠地击退了敌人的入侵。

巴拉圭在1960年与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而且一直毫不动摇地谴责卡斯特罗的血腥统治。

我国坚决反对向那个政权作任何妥协和让步，因为这样做对美洲其它国家会有致命的危险。因此对于那位蛮横的外交部长的恫吓，我们并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害怕。

加利莫尔先生（牙买加）：伊拉克代表是位才能出众的人，他就任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必能使会议取得成功。我们衷心祝贺他当选主席。我国代表团一定与他全力合作，一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

我还要特意感谢前任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韦希马尔大使。他在支持第35届会议的工作以及今年举行的特别会议的工作中，都表现了杰出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我们众人对此都钦佩不已。

我国代表团再一次感谢秘书长，感谢他始终不渝地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牙买加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伯利兹人民最近获得独立。多年来牙买加一直与伯利兹保持亲密的和多方面的联系，因此牙买加与很多国家一起支持伯利兹人民争取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合法斗争。他们不屈不挠地长期地坚持了斗争。我们也要大力赞扬不结盟运动，赞扬它视伯利兹的事业为己任的精神。伯利兹在不结

(牙买加)

盟运动中也占有其特殊的地位。

在此令人高兴的时刻，我们最为热烈地祝贺伯利兹政府和人民，并希望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间密切有效的联系。我们祝愿他们的繁荣，稳定。请他们放心，我们一定大力支持他们充分参加到国际社会中来。

我们还要热烈欢迎瓦努阿图，欢迎它最近加入了我们的国际大家庭。

牙买加充分认识到，国际社会日趋互相依存。而且在不结盟运动范围内，我们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和这样一种现实上。

在我们研究和观察加勒比海以及拉丁美洲的各种问题时，牙买加相信，当前我们这个地区所做出的选择以及我们正在采取的做法首先是对我们本地区最为重大的，但是我们所做出的这些选择也并不是没有受到本地区以外因素的影响。这些选择和做法对我们各国人民前途的大小和好坏都起着决定作用。

因此今天很有必要在此阐明我们这个地区的各项优先事项。

我们认为对于拉丁美洲各国来讲，最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停止和改变贫穷状态和停滞的状况，在有些国家就是要防止已经很低的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同样重要的是要在不限制或威胁到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政治和体制的条件下来进行这项工作。

在这方面牙买加政府坚信，如果民主和基本自由受到威胁，那么本地区各国人民争取社会与经济发展这一合理愿望是得不到满足的，是实现不了的。

为此，牙买加对于本地区其它地方的一些事态仍然深为关切。而且坦率地讲，对于解决本地区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些其它政治战略和做法是否可行，我们表示怀疑，而且持有根本不同的意见。尽管如此，牙买加仍然认为，各国和各国人民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社会 and 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我们认为在由各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里，这不仅是一项天然正确与合乎逻辑的原则，而且如果各国都能身体力行，坚持这项原则，那就能保证，本地区各国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现在重申这一原则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因为由于加勒比海地处如此，真是历尽沧桑，各大国历来把它做为进行意识形态、战略以及更早一些的殖民角斗的主要战场。 不管在这半球还是其它地方，各国都应把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政策彻底最终地了结掉。

本地区很多国家的人民都在为未来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就应该将我们这个地区变成一个进行合作的场所。 牙买加曾呼吁要求各国一致努力从经济上援助这个地区，以便再一次解决加勒比海盆地的社会和经济贫穷状态，我们很高兴有些国家已经作出了响应。

经济改革这一目标虽然不易达到，但我们认为它既符合我国人民的愿望，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最佳利益，但要想在近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得到大规模的援助，而本地区内部必须加强经济和专业方面的合作。

对于合作问题，牙买加感到高兴的是，去年和今年的情况发展表明，有些成员国虽然由于资源缺少感到有压力，但还是越来越愿意对区域内的经济援助合作方案承担义务。 这是好的迹象。 我国政府毫不动摇，坚决支持并决心加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与专业合作。 而且我们深信，这种合作成败如何是个关键因素，决定着本地区的未来。

但是在此形势下，特别是考虑到我们这一地区的历史情况，我要表示，牙买加对于国际紧张局势日益恶化，对抗形势日益加剧感到关切。 对此不仅是我们而且整个国际社会都应感到深为不安。 我们只能希望，这一切并不预示着冷战的阴风又起。

牙买加深知，不论是在我们这一地区还是在其它地区，和平与发展总是和日益严重的紧张局势以及恶化的争端交织在一起，并受到这些紧张局势和争端的不利影响。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再次呼吁建立加勒比海和平区，并强调指出，我国政府普遍支持、提倡一切可以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促进和平的政策和措施。

牙买加认为，要想使20世纪80年代从经济角度来讲成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划时代的十年，那么必须改变国际形势中某些不利的趋势，必须迅速着手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些紧迫问题。

当前由于对抗和军国主义趋势的增长，削弱了国际安全。目前军备竞赛的势头又有所加强，而且这种理论又有所抬头，即实力和军事力量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必不可少。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大量积累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也是对我们所谓理性的嘲讽。有核武器国家应该首先行动，着手控制核武器的进一步发展。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加强禁止扩散制度，普遍实行有效保障制度，停止核武器纵向扩散。

在过去的十年中，常规武器发展日益尖端复杂，国际上的军火交易大幅度增加，也造成人们极大的不安。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很久以来不仅往往成了战争的爆发地，而且今天又成了重要的武器市场。对于这种将珍贵的资源用在不断剧增的军事预算上的做法，必须结束，必须纠正。

各国都承认，全面彻底裁军的这一目标不仅是理想的，而且也是可以达到的。现在就该将对这一原则协商一致的意见变成协商一致的行动。我们希望1982年召开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能够对于裁军提出新的及更为有效的做法。

去年中东局势的发展对于谋求实现和平没有任何建树。由于紧张局势和敌对情绪加深，各方态度更为强硬。由于以色列袭击了伊拉克的核设施，人们的义愤是可想而知的。理所当然地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整个这个事件表明，中东地区需要明智的政治领导。靠军事力量是不能加速实现和平的。相反，和平必须

建筑在互相信赖，互相信任和互让的基础上。长久以来，牙买加就一直敦促各方采取这种互让的精神来实现和平。必须承认该地区各方的权利。对于实现全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内容，国际社会已经取得广泛的协商一致。这些内容是：一，以色列从它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和民族独立权；三，做出适当安排，以便本地区各国包括以色列能在它们公认的边界内和平安全地生存。要实现这些内容，有关各方的立场都需改变，以便为谈判实现公平持久和平打下基础。

目前黎巴嫩正被卷入中东冲突的旋涡，国内外各种势力把它拖得四分五裂。黎巴嫩之所以出现这一不幸局面，就是因为这个小国被无辜地卷入一场大的冲突，而自己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不能让黎巴嫩就这样受难，而无动于衷。现在黎巴嫩政府需要国际上给予它更大的支持，使它能够控制全国。联合国现在应该坚决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而且我们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活动，要求外国不要再去利用黎巴嫩的内部矛盾，要求外国停止干涉它的内政。

在世界其它地方，也有种种冲突和紧张局势，各个程度不同。但其中那个也没有象南部非洲问题那样，似乎处于绝境。在这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那个最近自认的同伙的支持下，继续对纳米比亚进行非法殖民统治，并进一步巩固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重申坚决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全力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全力支持它所领导的解放纳米比亚的斗争。

朝鲜半岛上的艰难问题还有待通过和平谈判予以解决，但是我们看到由于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恢复对话大有希望。在东南亚，虽然一个超级大国已撤出去了，但是众人所盼的和平与平静并没有实现。由于干预和控制的野心仍然存在，因而未能产生必不可少的信任与合作，起而代之的却是动荡和恐惧。

今年牙买加感到荣幸的是，国际海底管理局决定设在我国。我们要再一次感谢国际社会给我们的这一荣誉。牙买加政府和人民对于这种对我们的信任感到非常高兴，并请大家放心，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使我们不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

(牙买加)

希望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能立即接待它。牙买加象绝大多数会员国一样，希望明年通过公约不再存在任何障碍，以便1982年秋天能在加拉加斯进行签字。

目前世界经济充满各种困难和动荡因素。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已降到自1975年衰退以来的最低点。同时国际贸易的扩展速度也减慢了，经常帐户的赤字加大，失业人员增加，通货膨胀率上涨的速度出现了多年不见的情况。各个国家以及各类国家都没能逃过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

这些困难的出现，只能说明国际经济的结构失调，国际经济关系长期存在不公平现象。

北方的经济情况不能脱离南方经济情况的影响。有些国家曾想匹马单枪解决自己的问题，但都行不通。实际上虽然工业化国家想用限制性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物价仍然没有控制住，相反这些政策影响了国际贸易，加剧了世界经济的恶化。由于经济危机长期得不到克服，我们看到工业化国家的保护主义趋势又在加剧。但是采取这种政策只能妨碍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减少世界贸易量。

目前世界上互相依存的这些情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而且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共同地谋求解决各种问题，制定集体的政策。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和平、公正和发展，国际社会就必须决心做好改革工作，这对我们大家都是至关重要的。

牙买加仍然相信，要想实现上述的目标，一种可能性就是发动全球谈判，这样我们就可以采取一种通盘一致的方法去解决类如货币、金融、贸易、能源、原材料以及粮食这些关键问题。发动全球谈判的时间已经晚了一年了。拖延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必须在这届会议期间做出决定，发动全球谈判。

目前世界石油价格上涨情况暂趋缓和，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如此而已。国际社会不要幻想世界市场石油供应过剩因而原油价格会下降，这是自欺欺人。甚至

稳定油价都是异想天开。对于我们这些由于能源不足而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来讲，能源价格高，世界资本市场的利率高，这两项因素仍然是妨碍我们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也使得我们一切发展规划都变成徒劳无功。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赤字年年有，而且不断增长，去年已达800亿美元。要弥补这一巨大的赤字总额，必须偿付极高的利息。

为此牙买加对于内罗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所取得的微乎其微的成绩不得不感到失望。会议的确制定了一项有益的《行动纲领》，可是却没有找到任何执行纲领的手段。经费和体制方面都没有做出任何安排，会议所产生的临时建议几乎可以肯定到一定时候就要出问题。

虽然国际没有能够找到任何措施来执行内罗毕《纲领》，但这不等于说，就不用在发展中国家搞能源投资了。能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以外的其它能源。牙买加代表团深感不幸的是，世界银行没能通过设立拟议的能源机构，扩大能源投资方案，原因是世界银行的主要成员反对设立该分行。私人企业无法提供这批所需投资。因此牙买加呼吁，工业化国家和那些有多余现金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加快谈判的速度，以便尽早成立世界银行的能源机构。

我国总理正是考虑到对能源的需要才在8月份内罗毕会议上建议，成立一个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研究和发展中心，借以推广各种设备，这样世界比较贫穷的农村人民将可以获得重要的能源供应。牙买加知道，要想最终成立这个能源中心，各个提案国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届时一定能够到达这条路的终点。牙买加代表团希望，在大会下一届常会结束之前，建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研究和发展的决定已经变成现实。

如果任何一类国家的紧迫需要得不到重视，那么就无法实现国际社会争取均衡和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目标。只有国际经济体系各个组成部分都增长了，发展了，国际经济体系的整体才能发展，才能有活力。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多年来国际经济情况，这可能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

(牙买加)

多年来的情况一直就是发展不平衡，萧条和衰退。而且今天我们之所以面临这一危机就是由于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没有各个部门的活力，整体就不可能有活力。因此对于国际社会日益低估所谓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发展的关键时刻的需要，牙买加越来越感到关切。我们认为，这其中带有某种令人遗憾的缺少远见的因素，而且对于整个国际经济未来的发展也不是个好兆头。

这类国家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事实是，绝大多数无力过渡到通过自力更实现经济增长。由于世界经济长期处于危机状态，世界经济结构历史上又存在很多不正常现象，因此这些国家无法实现上述过渡。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基本上还处于生产初级矿产品和农产品的经济，在多样化方面进展很小。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十年中，不是增长微乎其微，就是停滞不前。

牙买加认为，国际社会在不危害其它国家的实际和紧急需要的前提下，应该认真地在下列方面援助中等收入的国家，加强它们的出口能力并使它多样化，使得它们的发展得到大量的投资，改善它们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以及取消对它们出口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当然这些并没有包括一切问题，但我们认为这些措施符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的需要，而且要想这类国家实现有活力的持续的增长，就急待采取这些措施。

牙买加高兴地看到，发展中国家终于要认真地考虑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了。对于去年五月在加拉加斯举行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高级会议制定的综合方案，我们感到高兴。有几个国家主动提出愿意接待已经确认的各种专家小组，我们对这些国家表示感谢。我们相信这些小组将积极开展它们的活动方案，并将发现在没有发达国家援助下，发展中国家之间需要合作的地方还很多很多。

有时工业化国家说，联合国体系内各机构的资源应该全部用于具有普遍意义的活动，应该有利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它们说，将资源和设施用来解决仅仅直接关系到某一类会员国的问题是滥用资源。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有时就被挑出来接受这种非难。牙买加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能因为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问题只关系到联合国156个会员国中的130个或135个会员国，就说这

不是它应该关心的主要问题。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国际货币基金会将资源和人力用去解决那些主要关系本组织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既非片面，也非滥用资源。

一方面我们每年把人力和物力资源花在制造军备上，而另一方面每届大会上我们都听到有人说，在世界很多地方人类仍然没有战胜饥饿和营养不良，还有比这更不正常的事吗？

当前粮食危机异常严重，粮农组织为此不得不向全球发出警告，在此国际社会可以回顾一下1974年世界粮食会议上庄严立下的决心。当时它保证：

“十年之内任何一个儿童上床睡觉时都不会饥肠辘辘，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吃了上顿愁下顿，任何人的前途和能力都不会受到营养不良的影响。”

十年过去了，我们没有消除饥饿，这明显无误地告诉国际社会它亟需办理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我们立下的决心不能兑现，不是由于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内在原因，而仅仅是国际社会没有真正认真地解决粮食问题。而且从各国的努力来看，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不够的。

发展中世界的粮食生产将继续处于落后状态，除非实施农业改革的有效措施，执行减免税收与投资政策，改进农村的基础结构，以及执行正确的教育和扩展方案。同时牙买加还关切地看到，能源和肥料这些投入的费用不断上涨，利率高升，在影响到粮食生产。

由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设立以及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了粮食设施，使人们心中燃起了一点希望，但是不幸的是，为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筹款的阻力越来越大。牙买加希望，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主要捐款国家能够早日就补充基金资源问题结束谈判。这是个燃眉的问题。

我们恳切地希望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粮食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并尽一切努力实现第三个国际发展战略提出的号召，最迟在本世纪末消灭饥饿与营养不良。不要使人们现在就开始觉得这一号召将会落空。

我们都是这一崇高的组织的会员国，我们都希望人类实现和平与安全，都希望人类享有更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将这些希望变为现实。因此让我们再一次鼓起力量，让我们再次发誓忠于《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让我们谨慎、周到、三思而行，否则我们必定辜负人类对我们的信任，因为我们担负着决定世界未来的使命。

请允许我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多年前一份日历上的几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这几句话虽然是20多年前讲的，但我认为今天仍然适用：

“天下太平必实现，
唯须先成以下事：
 儒童每日能饱食，
 严寒不侵冬衣暖，
 平心静气进课堂，
 饥饿、恐惧、贫穷无所扰，
 肤色、种族、信仰全抛弃，
 含笑抬头望苍天，
 相信人类有善德。”

主席：现在请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大会前任主席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阁下发言。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先，我要忠诚祝贺你当选为庄严的本大会第三十六届常会主席。你的当选，是你个人当之无愧的一项光荣，也是你的伟大国家的荣耀。我们两国有着极为亲切友好的关系。你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贡献和成就，历历可考。因此，我们深信你一定能顺利指导本届会议所有审议工作的进行。坦桑尼亚代表团保证同你全力合作。

我还要对你的前任，吕迪格尔·冯韦希马尔大使忠诚出色地主持了第三十五届会议，向他表示祝贺。众所周知，他在担任主席期间，为求解决当前各项重大急

迫的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祝愿他新职愉快，并盼望他继续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我也要对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忠诚不懈地力求本组织的神圣目标得到实现，向他致以敬意。我格外乐于对他的忠诚服务表示赞赏，因为我在本组织中荣幸地代表我国期间，有机会同他进行过密切合作。

我国代表团特别愉快地欢迎新独立的瓦努阿图共和国加入我们。新的国家从殖民主义中崛起，永远是令坦桑尼亚欢欣鼓舞的。

因此，基于同一精神，我们热烈欢迎伯利兹获得独立并加入本组织。

主席先生，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议程很长，而且多半不是新的。许多项目仍然列在议程上，它们已经被辩论了一次又一次。由于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紧张局势正日益恶化。这种情况又反过来使寻求持久解决的努力更为困难。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苦恼的各项问题，在八十年代依然存在。它们的副作用在于又带来了前所未闻的新问题，这不仅使老问题增添了新的方面，事实上还使问题更加复杂。国际政治和经济局势不断恶化。一切国家、一切人民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发展中，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失望，乃至万念俱灰。

目前又出现了冷战的危险征兆，使人回想起战后初期。世界极化的危险局面，又一次使世界陷于极度不安。在东西关系中间起过润滑作用的缓和精神，似乎正迅速消逝。一个对抗的时代及其无法估量的后果，似乎已取对话和容忍而代之；军备竞赛飞快地和速进行；区域冲突和紧张地区不断增多。除非挡住这一趋势，当前一代以及今后各代的生存就会备受威胁。

主席先生，

没有人还能否认，世界局势是如此地令人不安，今后前途是如此地令人忧虑。也没有人怀疑是否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因此，处于科技如此昌明而本身生存又饱

受威胁的今日，人类在解决基本上还是自己所造成的各项问题时，仍然显得如此无助，甚至于如目前这样地不知所措，实在是一件令人悲哀和不解的事。事实上，我们一点也不怀疑，我们的确有力量改变许多事务的发展方向，我们也完全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

主席先生，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军备竞赛和裁军的问题，我无需对种种相关的问题作冗长的叙述。或许现在仅仅把问题再说一遍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试探新的方法来应付世界上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我们必须自问，使世界避免遭受大规模的核破坏难道不值得我们容忍彼此的差异吗？提倡所有国家和平共存的原则，不论思想上的差异，可以是解决冲突的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发展。不论是审议《全面禁试条约》、印度洋问题还是外层空间问题，除非我们能坚守和平原则，恢复各国间的信任，互相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我们将永远解决不了那些问题。

主席先生，

继续生活在黑暗的耻辱里或蒙受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统治的侮辱的人，是没有和平的。历史教训我们，凡是被剥夺基本权利的人，必然会不顾一切地起来保卫他们的权利。他们会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来抵抗。对于那些千百万遭受压迫的人，经历过殖民统治或外国占领的折磨的人，面临可怕的种族歧视的人，联合国必须成为希望和获得鼓舞的源泉。

非殖民化过程可能是联合国最突出的成就，但是这个过程的最最后阶段却是最困难、最痛苦的。譬如在纳米比亚，我们仍然看到纳米比亚人民已经英勇地抵抗了几十年的殖民压迫和痛苦仍然没有解除。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进行的侵略和挑衅，使得压迫和痛苦迅速地扩大到了各和平独立国家。开过无数的会议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而在第八届大会紧急特别会议达到了高潮，这证明国际社会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认为为了避免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进一步受到危害，应该提出立刻解决的办法。我国

四月间在安全理事会就此问题进行辩论时以及在第八届紧急特别会议上曾说过，我国仍然赞成严格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在此过程中，我国过去一直坚持，并将继续坚持的主张是，作为计划的拟订者的西方五国首先有责任必须使计划得到执行。其次，进一步的推诿只会加强南非不妥协的态度。第三，联合国在执行该计划时必须继续发挥主要作用。第四，只要比勒陀利亚的顽抗做法继续阻碍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的道路，纳米比亚人民以及他们的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所进行的解放斗争应该得到有效的援助。

南非继续非法占领并利用纳米比亚这块国际领土作为向区域内前线国家的邻国不断侵略的跳板，以及它一贯顽强地不服忠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最近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部分领土从事大规模侵略和占领，是完全蔑视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是完全不顾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会造成的后果。坦桑尼亚将继续向安哥拉人民提供一切必要援助和支持。

在南非，种族隔离仍然是对南非人民长期犯下的罪行，并且严重地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如果本组织没有决心消除这种罪恶，那就只有空谈人权被公然侵害。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各国并不是没有大骂种族隔离。可是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存在，这并不是因为它无法战胜的，而是因为国际社会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去支持我们的谴责。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深信种族隔离制度是对人类尊严的一种侮辱。我们也深信，在南非政府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以前将它完全孤立起来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它对和平与安全造成恶劣的影响。

中东一触即发的局势仍然是世界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坦桑尼亚仍然要着重指出，如果造成冲突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我们还是无法在该区域建立和平。拒绝给予征服的成果合法的承认，尊重该地区所有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东问题取得真正可行和持久的解决办法的先决条件；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园的权利继续被否定，仍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在我们讨论中东局势时，我们无法不对黎巴嫩和黎巴嫩人民的苦难表示关切。我们支持该国捍卫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合理愿望。

我国非常遗憾地看到，尽管联合国、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国家会议努力调停，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不但使两国人民创巨痛深，而且还危及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坦桑尼亚将继续支持旨在结束这个令人遗憾的冲突的一切努力。

我们满怀希望地注意到西撒哈拉的问题有可能解决。昨天，肯尼亚共和国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阁下以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名义向大会提出报告时指出，在内罗毕召开的上一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多项重要决定，其中提到应该在西撒哈拉举行公正和自由的公民投票，使当地人民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我们很高兴看到通过非洲统一组织能够制订一个可能解决西撒哈拉问题的纲领。坦桑尼亚作为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将继续努力使执行委员会今年八月在内罗毕开会通过的建议能够获得圆满的执行。

塞浦路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是两族会谈现在已经进展良好，并且已经提出包括领土和宪政方面的全面提案，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我们都应该支持和鼓励这些努力，使它们能够达成最后的持久解决办法，确保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

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阿富汗的局势发展仍然是本组织当务之急。在我们努力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的同时，我们必须继续促进对话，并且消除可能使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的事态发展。

我们还看到世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这种危机继续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特别严重的影响，促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每况愈下，经济增长变慢，输入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逆差急剧增加。这一局面使第三世界本来已经很坏的经济条件变得更加恶劣。

发展中国家的脆弱经济，极易受到它们无法控制的外来条件的影响，所以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它们仍然首当其冲；不过，发达国家也日益感受到这种危机的影响。这种危机对发达国家经济影响的特点是，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现象普遍、汇率衰退和波动，从而在发达国家造成普遍不满和社会上的紧张局面。一些发达国家为试图在本国内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所作的单方面努力，不仅没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累积性影响。

这一失败，使我们更加确信，当前世界的经济危机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而不单纯是周期性的。当前的世界经济，处于一种结构性的不均衡状态之中，其特征是滞涨、失业、工业能力利用不足、国际收支的长期逆差、货币不稳定、贸易畸形发展和能源危机等等。这些问题席卷整个世界，因此现在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清楚，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

建立国际新经济秩序的要求，不单单是一个道义上的呼吁，它同时也要求整个人类社会注意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事实上，如果认为在一个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如果认为世界一个地区的经济问题可以不和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单独地加以解决，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拟议中的全球谈判是一个很理想的办法，可以用以全面地、一贯地、整体地、从而也是有效地处理整个世界经济的顽症。因此，我们代表团希望，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应该作出一切努力，达成一项使全球谈判得以及早进行的协议。坦桑尼亚也期待不久可以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首脑会议，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产生必要的、积极的政治动力、制造一种有利的气氛，使目前处于停顿状态的讨论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南北谈判取得进展。

主席先生，

联合国是促进自由、和平、正义、国际安全与合作的最为可行的讲坛。因此，我们必须使它具备良好的条件对付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新的难题。联合国必须真正成

一个为大家谋求世界和平以及经济社会进步的有效工具。如果要联合国继续起到一个有效的和平工具的作用，全世界人民就必须信任它。同样地，永远也不能怀疑我们对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所作出的承诺。

库苏马阿马查先生（印度尼西亚）：我国代表团对于你当选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表示非常满意。由于你也是一个亚洲国家，一个我国与其有着十分密切关系的亚洲国家的代表，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你主持我们的审议。由一位以坚决支持各国间合作的事业，以全心全力致力于联合国的工作而闻名的人来主持本届会议是极其恰当的。我们确信，通过你的领导，你和本届会议将会有杰出的表现。

我国代表还要向前任主席吕迪格尔·冯韦希马尔男爵阁下深深致谢，他有效地指导我们第三十五届会议和第八届紧急特别会议的审议。他忠诚坚决的领导，特别是对于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记录赢得了大会的赞赏。

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太平洋邻国瓦努阿图共和国，和伯利兹共和国取得独立，向它们的政府和人民致敬。我们热烈欢迎它们加入联合国，并盼望在与它们的代表团进行合作方面取得成效。

虽然 1970 年代经历了各种混乱而复杂的问题，但直到最近，它也是一个各国越来越愿意进行谈判而不进行对抗，因而已使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危险大大减少的世界。我们确曾把缓和认为是减轻猜疑和敌对状况，从而大大提高各国间建立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的希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因此 70 年代的发展趋势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以为在国际关系的行动上将会越来越不重视军备或思想上的敌对关系，以为世界将终于可以摆脱冲突和对抗，而走向和平与繁荣。

很不幸，事实证明我们的乐观是虚幻的。紧张局势没有逐渐缓和，对抗和冲突却再度在世界上各个区域为患。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以及进行颠覆，再度成为今日国际关系最主要的特征。紧张的局势的确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现在一个小小的冲突就可能点燃一场大火，或在全球的范围上引起反响。

缓和的危机影响到了世界的安全，特别是较小，较弱的国家的安全。南北对话持续地陷于僵局，使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的不平等更加严重。大国之间的对抗加剧了它们猖狂地力图扩大其势力和统治范围，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使得全球局势愈来愈糟，打破了建立安定的世界秩序的希望。总之，主席先生，世界又退回到以霸权和依赖来建立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的旧秩序里去了。这种趋势必须避免，我们的集体决心应该以调整这个危险的动向为目的。*

历史显示出，二十年前，当世界濒临战争边缘的时候，不结盟运动就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决心。当我们以全体会议议程中一个特别项目来纪念不结盟运动建立二十周年时，不妨回忆一下，不结盟运动对于缓和当时使人类受到被消灭的威胁的对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自那时以来，不结盟运动一直在为促进裁军、和平与安全以及民族解放而努力。它反对外国统治、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军事联盟，权力集团，势力范围以及更危险的大国对抗现象。不结盟运动正确地认识到，当今经济状况的消极趋势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制度不平衡和不对称，它要求对它进行改组。

在世界目前面临退回到国际强权政治的旧秩序的时候，有人再次请不结盟运动重新负起作为一个独立的非集团因素的责任，对维持和加强和平与安全发挥更明确的作用。

主席先生，在不结盟运动纪念创始二十周年的时刻，我们大家都应认识到，要想抑制和逆转紧张局势的可怕的加剧，就必须继续加强本运动。不结盟国家如能坚定不移地高举它们在贝尔格莱德宣布的真正原则、不受外来压力而坚持其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拒不卷入强权政治的对立，必然可以应付这些挑战。不结盟运动同时确认其历史责任：它必须在解决国际冲突，特别是在制止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

* 主席回位。

(印度尼西亚)

并在建立一个基于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新的国际关系体制等方面发挥积极能动的作用。主席先生，我深信不结盟国家由于它们的传统力量、洞察力和献身精神，在这个国际关系上困难重重的阶段，对加强世界和平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将会更加紧要而显著。而这种作用，特别是在联合国内，为和平解决争端并为联合国本身的加强和效能的增进作出积极的贡献。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现在要讨论影响到世界各个地区并继续令我们关注的一些主要问题。

柬埔寨的局势依然未变。外国军队并未撤出，也没有建立民选政府，以便人民行使自决权。在这个惨淡的背景下，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今年七月召开了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会议有绝大多数会员国参加，因此突出了该冲突的国际性质。

该会议通过了一整套建议：通过和平过程邀集敌对的各派，以导致一个全面的政治解决。这些建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下的一些措施：撤出外国军队、停火、解除各派的武装以便进行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并使柬埔寨人民恢复其主权和不结盟地位。我们深信这些建议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导致一个新的柬埔寨出现，它将不受外国的干涉，全心致力于人民的幸福和区域的和平。

会议还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同冲突各方建立接触，并作为一个便利寻求全面解决办法的工具。我国代表团深信该委员会将为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建设性建议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期待着柬埔寨在国际社会取得其应有地位的一天，到那时它将不为他国利用来从事不符合《宪章》规定的行动。

我们很高兴注意到，经过两年来的综合紧急援助工作后，柬埔寨人民虽仍极端困窘，至少已经脱离了大规模饿死的危险。但是那些逃离祖国的柬埔寨难民的命运仍旧是悲惨的，应该提供进一步的国际援助来救济他们。

主席先生，不容置疑，建立柬埔寨的和平将会促进东南亚的稳定和加速在本区域设立一个和平、自由和中立区。本区域的国家 and 联合国都支持设立这样一

个和平、自由和中立区，这是东南亚人民为确保和平和安宁情况所表示的愿望。本区域各国都致力于“争取承认和尊重东南亚为一个和平、自由和中立区，不受区外国家任何形式或方式的干涉”。因此，它们决心使本区域及其国家摆脱外来的政治和经济霸权，并且拒绝被用作为任何区外国家的政策工具。它们相信，只有在这种架构下才能够使本区域摆脱大国的竞争或甚至大国的冲突。它们深信，只有用这一个办法它们才能够建立它们的社会和彼此和平友好地相处。

主席先生，关于阿富汗问题，我国代表团也深信必须找到一个综合的政治解决方法来脱离这个危险局势。今年二月不结盟国家在新德里通过的宣言已包含了一个解决方法的要素，包括撤出外国部队在内。还应该在该宣言的范围内举行进一步的协商以期为独立不结盟的阿富汗的再生做好基础。对此，我们赞扬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和其他机构的努力以及巴基斯坦所表现的建设性态度，共同为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确保阿富汗人民能在不受外国干涉和干扰下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谈判提供了便利。

尽管国际社会间对解决中东问题的形式和原则已取得日益增加的共同意见，但该地的局势最近反而剧烈恶化。以色列对贝鲁特的滥肆轰炸，造成巨大的伤亡和破坏，加上它对伊拉克核装置的军事突击，已正确地受到了世界大家庭的谴责，并且威胁到《不扩散条约》的存在。黎巴嫩在巴解组织的合作下达成停火已不容置疑地表明该组织是一个负责的机构，能够作为寻求正义和平的可靠伙伴。

我们伤感地注意到，太长的时间中东冲突陷入大国政治的罗网，并且随着大国的迈向冲突，问题的核心成为次要，其战略和其他利益反而取得首要地位。中东的中心问题仍然继续是以色列的无条件撤出所有占领的领土，包括耶路撒冷，以及坚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在这些问题解决以前，中东将仍然是全世界最关键性的危险点。

在中东局势的前题下，我国代表团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样，敦促伊朗和伊拉克加倍努力，为它们的冲突找寻一个和平快速的解决方法。

在非洲，尽管国际社会绝大部分都希望纳米比亚获得独立，但却毫无进展。在日内瓦举行的执行前会议上，南非的轻蔑态度表现得一露无遗。这种轻蔑态度，也使许多其他外交努力遭受失败。不过，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第435号决议为达成纳米比亚的自决和独立提供了坚实的结构，决议内容如有任何修改变动，都会使纳米比亚的自由可望而不可及。安全理事会未能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执行第435号决议，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制裁，惩处其对该决议的轻蔑态度，从而维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定。当该政权最近将纳米比亚领土用作侵略安哥拉的基地时，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的需要，尤为迫切。

由于遭受这种一系列的挫折，国际社会召开了大会第八届紧急特别会议，要求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并将之彻底孤立。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所通过的决议，并将全力使其付诸实施。纳米比亚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非法占领的问题。因此，当看到用错误的问题阻止纳米比亚走向自由，实在令人忧心忡忡。

主席先生，

尽管联合国谴责种族隔离，将之斥为破坏人性、践踏人的尊严的罪行，但比勒陀利亚政权丝毫没有表示愿意遵行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一大堆决议。现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已进入关键性阶段，我们应保持国际团结，在我们厌恶种族隔离的人当中，任何违反团结的言行，都会鼓励南非继续推行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制度。同时，在安全理事会通过决定、迫使南非伏首遵命之前，各会员国应认真执行今年5月在巴黎举行的制裁南非国际会议上所通过的一些单方面制裁措施。

目前将全球推向战争边缘的趋势对裁军有害无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举世都以非常关切的心情看到，裁军谈判没有取得一点具体的进展，并且使期待的、热切希望继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决定之后能够取得具体成果的世人，感到失望。唯一使我们还多少怀有一点希望的成就是，已对禁止若干滥杀滥伤的常规武器达成协议。

因此，必须开始认真进行谈判，遏止军备竞赛的势头。裁军谈判委员会虽然已设立了三年，但一直未能就一些给予高度优先的问题，如全面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等，积极进行认真的谈判。基于这些原因，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就更加重要了，我们应重新下定决心，务使这次会议圆满成功。

令人遗憾的是，《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落实工作已经陷入僵局。陆上和海上的军备集结普遍加强，使印度洋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气氛更形恶化。如果不能扭转这一趋势，我们实际就会进入一个更加危险的时期，最后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对抗，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基于这一理由，印度尼西亚认为必须作出重大的努力，以求召开拟议的会议，从而使《宣言》得到实现。本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局势恶化，不能也不应作为推迟会议的借口；相反地，这更应促成会议的召开。

我国代表团去年曾对即将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寄以很大的期望。但是，会议的筹备工作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未能解决。鉴于为时已不多，我们敦促有关各国作出更加坚决的努力，务求消除余下的障碍，以便增进太空探索和科技方面的国际合作，从而造福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太空技术将可使发展中国家大为受益。

尽管美国不肯遵守已达成的各项协议，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于日内瓦举行的近期会议仍然成功地克服了一些主要困难。经过七年谈判过程的艰辛努力，终于拟就了非正式公约草案。我国代表团深信各国一定会竭诚合作，以求会议圆满结束。印度尼西亚同会议的绝大多数成员国一样，期望明年春季于纽约举行的会议是最后一期会议，并期望在1982年的较晚一些时候于加拉加斯签订这项公约。

几年来，世界经济形势日益暗淡，近期内也难望好转。世界经济有可能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不稳定的局面，这一恶兆已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不少发达国家更为惊恐。

世界各国的经济命运正受到空前的威胁。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外来的重大压力造成了贫穷状态恶化和生活水平降低，并在许多情况下粉碎了实现其社会和经济目标的希望。结果，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更加扩大了。

以我之见，同我们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认识极不相称的是，某些会员国在寻求适当补救办法的努力上一直犹豫不决。一段时期以来，不仅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大为提高，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情况也莫不如此。因此，以特定的、片断的措施来处理这一问题，是不可能有成效的。但是，不幸的是，短视现象和偏狭私利依然难以去除，因而使某些国家不肯加入共同寻求全球性解决办法的努力。

国际社会未能依照协议时间展开全球谈判，我国代表团深感失望。我们甚至日益关切地注意到，过去激发出来的动力现已逐渐趋于冷淡。然而这些令人惋惜的倒退并未削弱我们的信念，即提议在联合国系统范围内进行全球性持久谈判的全面处理办法，还是确实解决世界经济所面对的真正问题的唯一办法。

印度尼西亚对于对话与合作这一过程十分执着，并且深具信心，不论当前国际经济问题多么困难，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本着这种精神，还是可以解决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再度呼吁那些依然反对加入这个协商一致意见以求展开全球性谈判的人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样希望下个月在坎昆举行的有限度高阶层会议将有助于打破目前的僵局，从而刺激全球谈判的召开。

主席先生，

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业务活动也深受当前暗淡经济情况的影响。最近举行的认捐会议成果已足令人失望，而现在发现来年资源调动方面又有新的短缺现象，更足使人忧虑。

在以前的一个场合，我国代表团对于联合国发展系统业务活动资源筹措方面的不利趋向已经表示了深切的关怀。这种前景不仅为受援国制造了困难，对于

多边合作促进发展的未来，影响也不很好。因此，我们大家，尤其是所有发达捐助国，务必尽其所能，在预测性日增的、持续而确定的基础上，向联合国发展系统提供必要的资源。

最近在内罗毕举行了第一次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这肯定是朝向这个领域的合作跨出了一大步。我们很高兴会议通过了《行动纲领》，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主要的发达国家仍然反对《纲领》中的某些具体提议。因此，我们衷心希望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能够果断地解决尚待解决的体制性机构和财政安排问题。

同样地，我们也很高兴最近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必须承认，会议议定的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未能达到我们的期望，但是它仍然使我们对最不发达国家恢复发展活力重抱希望。这个积极步骤不但对处理困扰最不发达国家的烦人问题大有帮助，而且还有可能大大改善重整国际发展合作的通盘前景。

在这幅十分暗淡的世界经济图上面，有比较正面的一角，那便是发展中国家间追求集体自力更生方面取得的稳定进展。南/南合作虽非为取代南/北经济关系的改造而设计，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股重要动力，以求改变窒息了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努力的、泛滥成灾的殖民主义经济型态与结构的残留。关于这方面，我们向分别于加拉加斯和纽约举行的高级别经合会议与技合会议取得的进展致敬。

我们固然知道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要应由发展中国家自己负责，同时，国际社会可以发挥有益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我们深信国际社会应为这些工作创造一个充分支援的环境，因为南/南合作的成败，对于国际社会的既有利益而言，也是唇齿相依的。的确，南方集团如果壮大繁荣，就会产生巨大潜力，有利于疲弱的国际经济情况的复苏和停滞不前的南/北谈判。

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广泛承认，发展中国家成功适应世界经济与日俱增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取得更强的弹性，是世界稳定的重大因素。这一全球性认识的启蒙，

给了我们全新的希望。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不遗余力地调动我们的集体毅力和政治意志，以建立一个加速发展和结构换新的新经济秩序。

在这方面，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和组织应能发挥其关键作用。为此目标，充实这些机构组织的能力，便是刻不容缓的了。我国代表团是首先提出效率节约主张的人之一。但是，我们认为，精简效率和节约措施不可以用于随便制定死板的限制，损害联合国系统执行正当方案和活动的的能力。因为联合国系统尽管有那么多弱点，仍然是我们调节各方协作努力以实现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最佳工具。

我给世界局势描绘了一幅暗淡悲观的图景。但是尽管前途荆棘丛生，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我们是否有能力找到解决上述各项重大问题的办法，很可能就决定了今后数十年人类是否能生存下去。除非我们对这些问题给予必要的优先注意，否则这些问题大有可能很快达到无法以和平、理性的办法加以解决的地步。

面对着这么艰巨的任务，我国代表团仍然深信我们共同寻求的和平与安全，决不会是缘木求鱼的白日梦。人的智慧能力、杰出的技术和坚定的决心，以往曾经成功地驯服了滔滔江河，使沙漠开花结果，把人送上月球。因此，我们不应放弃对一个更好的更公平的和平世界的希望和理想，让我们集中意志，下定决心来实现这些希望和理想吧！

谢谢你，主席先生。

诺托先生（比利时）：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祝贺您当选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由您这样一位外交官就任此要职，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取得圆满的结果，因为您才干非凡，经验丰富，而且非常熟悉联合国的工作。

我还要深深感谢你的前任冯韦希马尔大使，他那样忠实，坚决，有效地执行了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我要借此机会热烈祝贺瓦努阿图代表团。前不久我有幸在布鲁塞尔接待了瓦努阿图的一个代表团。我国希望继续发展我们两国自此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

就在今天伯利兹加入了联合国，我对它表示欢迎。由于我们的座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那么在大多数会议上我们两国代表团将是坐在一起，我们对此感到高兴。

联合国代表着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即在正义与和平中建立人类的团结。在这个会议厅中进行一般性辩论的根本目的应是回顾一下在争取实现这一崇高目标方面每年取得了多少成绩，并展望未来。

大会不过是国际社会的良知。因此在这个讲坛上看到所有人类的矛盾和疑虑不应感到吃惊。我们应该从那些外交手腕以及种种政治局限中解脱出来，共同谋求一些具体方式来实事求是地实现各国人民对我们寄托的崇高的希望。

在我们抬眼看看世界的现状，我们很容易首先看到各种不公正的现象，各种冲突与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这次会议的议程充分反映了威胁国际关系的各种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一年又一年，但终未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法。

我只想讲一个题目，也就是和平问题。对于议程上的主要项目，我的同事联合王国卡林顿勋爵已代表欧洲共同体10个成员国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活动以及我们的希望，我不需再重复他已讲过的这些内容。他的发言完全代表比利时的观点。

欧洲共同体10国以一个声音说话，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和平的一个具体贡献，同时也有助于变一个对抗世界成一个合作的世界。我们欧洲这10个国家历史上曾多次互相战争，而且也都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尘埃。但今天在它们之间战争已成为过去的事了。而且它们在齐心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虽然迄今一切还不完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表明，只要我们施以理智，具有顽强的政治意志，清楚了解各国间的基本团结，耐心地协调各国的利益，我们就能够克服古志的分裂恶习。

现在我想讲讲我们可以有那些切实的方法来加强和平的基础，保证各国人民之间的真正团结。

《宪章》第一条阐明了联合国的宗旨，其中最重要的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比利时在邻国长达数百年的争执中一直是个受害者，因此它历来就坚决谋求和平。没有多少国家的人民象我们那样，经受了如此多的战祸，因此也没有象我们那样感受到和平的幸福。但我们从此也认识到，实现和平，维护和平没有捷径可循。

由于我们记取了历史的教训，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特殊地位，因此比利时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前提下，为了保卫自己而加入了一个防御性的区域联盟。这个联盟的特点是各成员间经常进行高级的协商。

我们坚决支持联盟，因此我国也就对东西方之间进行的艰巨但意义重大的对话做出了一切贡献。如果没有这一对话，世界和平就会成为一种极不可靠的停战局面了。

如果我们从当前的世界形势来看待和平的种种问题的话，那么有几种情况看来是明显的。如果其他路都似乎不通，那么解决各种不同观点，不同利益，不同感情的方法就是战争。通过战争解决争执，其方法虽然往往是不公正的，但是很便当的。用战争和破坏相威迫，是会出现让步，妥协，但所带来的稳定往往是不可靠的，是短命的，而且伴有恐惧和听天由命之感。实力，而且首先是军事实力是各国主要目标，因为即便在和平时期军事实力也是决定着各国间关系的因素。

在今天这个四分五裂与野蛮的世界里，实力胜过法制，但我们也正是要坚持《联合国宪章》彻底改变这样一个世界。这才是联合国真正意义所在，其最高宗旨所在。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起码我们在世界上点起了希望之火，并已开始执行一项艰巨任务，建立一个尊重国际法、尊重国家主权、尊重弱者，互助以及不使用暴力的大同世界。由于各种武器的毁灭性能，由于在一些地区的强大联盟所带来的均势，由于各国人民反对最强之国和争取独立的意志，以及由于甚至去争夺侵略果实，总之由于这种种因素，我们似乎可以觉得，今天战争已经不再是国际政策的正常手段了。

但是最明显同时也是最有希望的因素是世界舆论成熟起来了，并在联合国里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侵略并没有从世上绝迹，这一点从最近以及眼前的一些事情中就可以证明，但是它的政治代价更高了，而且成功的希望更小了。 侵略者会受到大会的普遍谴责，而侵略者由于感到自己有人支持，也不会屈服。

虽然取得的进展可能不大，但是它指明了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不断提高的认识，以及我们的团结就是实现和平的主要希望。 我们首先要在各个地区提高我们的认识，促进团结，同时在联合国也要这样做。

公共舆论感到震惊的一个问题就是军备的储存，其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为此每年大量的资源被浪费，而本来这些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对人类更为有利的东西。 对此感到气愤很容易做到，提出一些激进的裁军措施也不难，这是大多数人自然的反应，是符合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的。 但是如果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基本事实是很清楚的。

一. 在裁军领域，空谈不能代替行动。 散布幻想于事无补。 相反只会浪费精力，倒不如把这些精力花在耐心谋求实际和真正的解决方法上。

二. 参加军备竞赛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是那些互相间极不信任的国家。 很多本来可以用它们的军械来对付它们的邻国，但它们没有这样做。 西欧就是这样。 由于西欧各国间存有团结信任的关系，因此邻国间就无需互相间保持任何一种军事戒备。

因此，军备不是造成猜疑和敌视的原因，而是其后果。 我们如果真要遏制军备竞赛 — 比利时当然是真要这样做 — 我们就必须首先消除这些根源。

我认为可以同时采取几种做法。

首先最关键的是要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1965年12月大会通过的决议也重申了这一原则。 如果不能严格履行这一原则，实现和平就不会取得任何实际进展。

(比利时)

其次我们必须就我们具有不同观点的问题进行艰巨但必要的对话。尽管不能立即解决不同的观点和相抵触的利益，但这对话可以逐渐促进相互之间确切地了解对方的动机和观点，承认对方的合法利益，以至最终产生某种程度的容忍及和缓，甚至合作，以便谋求可以得到普遍承认的解决方式。

与此同时，在这种一般性对话完全取得成功之前，便应该开始就安全问题进行目的明确的谈判。这些谈判不应该仅限于军备问题，而还应涉及各方对它们的安全所持的看法，以及如何保证各国的安全。对于可能产生冲突的双方，最好的保证安全的办法是达成一种均势，但实现均势是艰难的。每一方都以它想象中的对方的战略来制定自己的战略，或对对方的战略感到恐惧。有时候这些战略决定了生产什么样的武器，在另一些时候，由于新的武器的出现，这些战略本身又被修改。因此我们好象看到的是在黑暗和混乱之中进行的一场可悲的竞赛，每个比赛者由于害怕对方的战略，忐忑不安，而自己一步步走上绝途。

因此对于裁军领域的对话，我们必须更为强调各方准确地了解彼此关于安全问题，战略以及武器方案的观点。

我的第四点建议是，在这些谈判中要着重强调那些有助于减少怀疑、猜疑和恐惧的措施。为此我要回顾一下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所采取的有关措施。《文件》除其他事项外规定，对于某一种规模的演习和军事活动要事先通知。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并欣切希望这些协议得到尊重。我们在这方面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以便不久举行一次欧洲裁军会议。这个会议的首要目的将是各国达成协议，使军事上重要的，强制性的真正的建立信任措施适用于整个欧洲大陆。

我之所以提到我们这个大陆上的工作，是因为我认为世界其他地区也应该采取这种做法，当然方式应该因地制宜。比利时希望首先在安全和限制军备方面取得实际成果，因此它历来提倡各邻国之间自由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在区域一级实现这些目标。

如果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军事局势，并能凭借建立信任措施更为准确地预见军事

形势可能变化，那么各有关国家就能在互相信任的气氛中开始真正的意义深远的裁军措施。的确如此，如果各国自己放弃了去忽然威胁邻国的手段，而自己也不必再为别人忽然来威胁它而忐忑不安，那么它们自然就会削减军费开支，并通过谈判在低水平的军备条件下保持均势，难道道理不就是这样明显吗？

第五种做法是关于限制军备问题本身。对于美国与苏联几个星期后将开始就限制中程核武器进行谈判，我们表示欢迎。我国政府一贯积极主动举行这种谈判。如果要想取得我们期望的迅速而真正的进展，必须明确地阐明几项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停止互相谩骂、指责，因为这不仅有碍谈判的气氛，而且往往将这些谈判变成宣传攻势，而不是寻求具体结果。我们必须承认，提出恢复均势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要求。从开始谈判起就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维持均势，这样各国参加谈判的人才能真正齐心合力将均势降到最低点。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那就不会有决心进行真心实意的谈判。

我认为，一开始我们就应该将力量集中在数目有限的一些最现代化的、大家最为关心的武器和系统；也就是那些最危险的武器和系统。这样才可能取得具体而迅速的成果。

我完全清楚，我所指的谈判主要涉及苏美两国，因为它们具有这些类型的武器。但是这些谈判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因为这是加强和平的一个因素，是众望所归。

我在开始时讲过，战争今天已不再是政治行动的正常手段。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另一种危险，即突然制造出一个无耻国家这样一种既成事实，而且一旦造出来，就很难消除。由于人们忘掉了战争造成的不良后果，因而那些走头无路而又野心勃勃的国家就愈想采取这种手段，而自己可以逃之夭夭。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国际法的保护。这是我们的护身符，是我们每个人都必不可少的东西，特别是我们中间面对强国的较弱国家更不可少。唯有它才能保证我们每天的交往稳定，安全，在今天互相依存的关系越来越强的世界中，各国人民的命运也全依靠它。

为此，我们必须时刻准备以一致的行动告诉那些推行这种制造既成事实的人，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他们这种做法。

只有我们之间建立牢固的团结，我们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或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反对它。任何国家也不会轻易地背离这种团结与合作，因为它为所有国家谋福利。在世界有些地方这种情况在地区一级已经存在了，现在我们应该加以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使它更为普遍。

要想维护和平与国际法，就必须实现团结和正义。进行发展方面的合作同样也是谋求和平必不可少的。既然在一个国家内富裕地区可以援助贫穷地区，那么在国与国之间也应如此。

世界各国均衡发展，减小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别，是国际社会主要关心的问题。

我们了解那些几乎无法进入资本市场的最贫穷的国家需要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因此我国一直在增加这种援助。最近于巴黎召开的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上，比利时发展合作部长强调必须迅速大大提高对这些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的质和量。他宣布比利时将继续努力争取最迟在1985年达到这一指标：即将其国民经济总产值的0.15%援助31个这种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援助不会影响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利时希望它在合作方面仍然是个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

巴黎会议是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最近举行的一次对话。比利时在这次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了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所采取的一贯的，积极的态度。过去数年中，特别是在大会通过要求就国际经济合作进行全球性和长期谈判的第34/138号决议以后，比利时政府一直坚决促进这些谈判，同时考虑到有关各方各自的优势，共同的利益以及需要分担的责任。

坎昆最高级会议将使22个国家的最高级的政界代表聚集一起。有的来自最强国，有的来自最贫穷的国家。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将产生一种新的，盼望已久的动力，推动重开协商，为全球谈判打下基础。

虽然眼前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已经取得的实际成绩，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我们各国人民之间有一条和平、正义和团结的坚实纽带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相信，我们能够采取一种认真而实际方式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

们不要只看到我们之间的分歧。相反我们每天都应该努力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加强合作。同时，为了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促进建立更为理智的安全，我们可以同时走两条路，一条是区域性的，另一条是普遍的。

秘书长报告中正确地指出，必须更为有条理，有计划地利用联合国这个重要工具的日常职能，以便能更好地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我完全同意秘书长的看法，而且我要感谢秘书长，感谢他孜孜不倦地维护国际社会精心制定的各项原则和法律。

哈马迪先生（伊拉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衷心感谢大会选举您做本届会议的主席，感谢大会对我国，伊拉克的这一信任。伊拉克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我们将化这荣誉为力量，排除一些国家的干扰，加倍努力去实现联合国的宗旨，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原则，促进各国人民自由，主权、独立和幸福的权益。

此外我要感谢您的前任，感谢他在繁忙的一年中主持了大会的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还要高兴地欢迎瓦努阿图和伯利兹两个国家，我代表伊拉克政府和人民衷心祝贺它们获得独立，祝贺它们加入联合国。祝这两个国家进步，幸福。

今年6月7日那个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美制军用飞机首先侵入两个阿拉伯邻国的领空，破坏了这两个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独立，接着这些飞机袭击了位于巴格达附近的核设施。很多平民被炸死炸伤，很多财产被毁。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当局公开承认袭击是它们干的，借口是为了自卫。

以色列这次袭击是以色列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侵略行为，因为这在它违背国际社会所遵循的国际准则方面，是一个危险的质的变化。要想了解这次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真正目的，我们必须了解它的背景。

从今天来看很明显，当初在巴勒斯坦拼凑这个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人从开始占领巴勒斯坦起就设想要具有核武器来对阿拉伯民族进行讹诈，以便实现犹太复国主义在阿拉伯领土搞扩张的计划，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建立一个“大以色列国”，

在整个这个地区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的霸权，并阻止阿拉伯民族进步，阻止它与其它民族一起争取经济发展和幸福。

以色列发展核武器方案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49年。20世纪50年代初维兹曼研究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实验就是发展从尼格希夫沙漠的磷酸盐中提取铀的技术，以及其它有关生产重水的技术。1952年本古里安政府设立了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隶属以色列国防部，单开预算，备有特别的实验室，这证明以色列的核方案从一开始就是带着军事目的。1954年以前这个委员会一直是保密的。1966年委员会改组，由总理兼任委员会主席并亲自掌管委员会的工作。1953年法国与以色列签定了核合作协议，这是以色列核方案的一个转折点。但美国根据1955年与以色列签定的协议，是最先向以色列提供核反应堆的国家，即在特拉维夫南边的索雷克河反应堆，其设计能力为5兆瓦。除此之外，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有关原子学的书籍、研究和报告，6公斤浓缩铀，并在美国的核能机构中培训了56名以色列人员。而后美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座反应堆，其设计能力为8兆瓦，安装在技术学院。

欧内斯特·利菲弗在1979年布鲁金斯研究所学报上发表的题为“第三世界的核武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法国和美国一起帮助以色列发展了核能。1957年以色列决定与法国合作在迪莫纳建立一个高度机密的反应堆，1958年以色列又与美国合作在里尚利桑修建了一座能量为5兆瓦的反应堆。到1950年代末期，以色列又开始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核领域进行合作，由后者供应一个加速器，借以加强魏兹曼研究所的实验核物理所。1963年以色列与德意志联邦的合作成为官方性质的。

迪莫那设施至今仍然没有任何保障制度，是由以色列国防部经管。这个迪莫那反应堆最令人吃惊之处是，1960年以前一直无人知道它存在，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才透露出这个核反应堆的真象，而在那以前以色列告诉美国这里是个纺织厂。在那之后法国和以色列才承认了这一事实。1960年12月20日《纽约

时报》指出，迪莫那反应堆对于“生产原子弹用的裂变铀特别合适。”1969年美国的一个小组报告说，它不敢保证迪莫那没有生产武器的活动，因为它们小组人员不能在设施内自由观察。同样美国国会在对于以色列核能方面的工作调查中也不满地指出，美国对于迪莫那研究设施进行的研究与实验的目的缺乏详细的了解。

1976年11月，13名美国参议员到中东进行核情况调查，以色列拒绝让调查人员进入这个设施。

除了这个反应堆之外，在迪莫那索雷克研究所还备有从废燃料中分离武器级铀的大型设施。1975年6月在国际战略研究所出版的小册子《生存》中刊登了劳伦斯·弗里德曼的一篇文章，题为“以色列的核政策”说迪莫那反应堆用的天然铀是通过正式途径从法国、阿根廷和南非获得的。文章还说，以色列已经可以从它日益扩大的化肥工业中生产越来越多的铀，而且不久它就可以达到自给有余了(第114页)。

人们早已知道，以色列从1960年代起就有了核能力。阿拉伯各国政府自从1965年就提出警告，说以色列已经有了制造核武器的基本技术，而且可能已经发展了制造这种武器的能力。1969年5月9日《布法罗晚报》转载了刊于西德《明镜》周刊的一份路透社报道。报道讲以色列已成为世界上第六个核国家，它有6枚广岛型当量为20,000吨的原子弹。在我前面提到的弗里德曼的文章中，他还讲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总统伊弗雷姆·卡茨尔1974年1月1日对一些科学家讲：我们历来都想发展核潜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安东尼·科德斯曼1977年11月在《武装部队杂志》(国际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要有多少才算太多？”讲摩西·达扬就任外交部长之前曾在1977年3月说：“我们必须为自己增加一种能力，也就是生产核武器的能力，这不是说我们要以此来代替常规武器，而是除了常规武器之外，我们要增加这种能力。”科德斯曼当时是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斯沃思的民事助理，兼国防情报局局长，他的文章还讲：

“报界曾报道以色列与南非合作发展核武器，而且南非准备实验的核武器是以色列制造的，如果考虑到这些报道的话，那么达扬这些话就更说明问题了。”

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为了发展核能力，不惜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包括海上抢劫和偷盗。1977年5月在萨尔茨堡举行的无核未来会议上，曾任职美国参议院政府行动委员会的核武器专家保罗·利文撒尔讲，9年前一条装有200吨天然铀的船失踪了，这些铀足够造24颗核武器用，而这条船却到了以色列。这些铀本来装在一条名叫“希尔斯堡A”号货船上，从安特卫普出发开往热那亚，可是它始终没有到达热那亚。据说这条船上的铀够一个迪莫那型反应堆的生产钚用20年。

在萨尔茨堡会议将这件事公诸于世后不久，挪威前任检查官讲，以色列特务丹·艾厄贝尔曾供认参与过拐骗这条装铀船的行动。艾厄贝尔于1974年与以色列情报机关莫萨德的另外4名成员一起被挪威当局逮捕，罪行是在挪威的利勒哈梅尔城杀害了一名摩洛哥国民，以色列特务把这名摩洛哥人误认为巴勒斯坦人。

19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曾发现宾夕法尼亚州阿波罗市的核原料与设备公司的一家工厂有200磅高度浓缩铀失窃，这些铀足够生产4枚原子弹。1978年1月27日《纽约时报》回顾说，美国能源部公布的两份原先属于机密的文件指出，美国情报机构1976年时相信以色列在1960年代中期可能从宾夕法尼亚州阿波罗市政府经管的一所核设施获得了铀。中央情报局在1978年1月26日公布了一份1974年9月4日的备忘录。备忘录的结论指出以色列已经造了原子武器。其根据是：

“……以色列获得了大量的铀，有些是通过秘密途径搞到的，以色列在制造浓缩铀方面的活动含糊不清，以色列耗费巨资制造昂贵的导弹系统用来发射核弹头。”（美国中央情报局备忘录，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的前景1974年9月4日引自利菲弗同上，第65页）

此外，1976年3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以色列有10个到20个核武器“可供使用”。《时代》周刊1976年4月12日刊载一篇报道，题为“以色列如何搞到原子弹”，说以色列已建立了“一个有13个原子弹的核武库，装配储存停当，随时可以从特殊装备的幼狮和鬼怪战斗机或杰里科导弹上发射出去打击敌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81年《年鉴》讲，“据报道以色列已有数枚未经实验的核弹。以色列之所以有核武器能力是由于法国在禁止扩散条约尚未签订前很多年向它提供了一座反应堆，以色列的核武器没有置于国际监督之下，此外挪威提供的重水也帮助了以色列发展核武器。”见《年鉴》第301页。

对于核武器的运载系统，当然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也没忽略。除了我上面已经讲到的，国际战略研究所《1974年战略概览》中讲，以色列的核武器运载系统包括法国的幻影直式。美国的天鹰A-4式和鬼怪F-4式。这项概览中还讲到以色列与核武器有关的导弹生产方案。概览讲，1960年代法国的马塞尔·达索飞机公司发展了MD-660型导弹，据报道这种导弹既可以用于核武器也可以用于常规武器，而且据悉生产了24枚，其中数枚已交运以色列。据报道以色列正是在这种导弹的基础上发展了杰里科导弹，这是一种地对地导弹能携带一枚1,000—1500磅重弹头，射程为280英里。据悉这种导弹目前正在生产。我前面提到的“以色列的核政策”一文中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利菲弗还讲，“以色列与法国合作发展的这种杰里科导弹可以从设在以色列1967年以前边界内的发射地打到开罗、亚历山大、苏伊士运河、大马士革、和安曼。以色列的几种飞机可以携带核弹飞到巴格达。”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对于我国核设施的侵略行为是它对阿拉伯各国和巴勒斯坦人民发动预谋侵略行为的一部分，但是自从它开始在巴勒斯坦定居、占领阿拉伯领土以来，在它所做的一切非人道的行径中，这次侵略行为的性质显然是不同的。侵占巴勒斯坦是符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世界殖民主义的战略利益的，因为这两者

就是剥削人民，操纵人民的命运，掠夺人民的财富。自从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宣言》出笼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就开始用武力和恐怖侵占阿拉伯领土和财产。1948年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巴勒斯坦问世，自此之后殖民主义势力历来把它看做一个侵略的前头阵地，在阿拉伯世界建立霸权，扩大影响。它们慷慨地给予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极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它们帮它装备了各种尖端武器，怂恿它对阿拉伯民族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在1948年侵占巴勒斯坦之后，1956年对埃及发动了三方侵略，1967年6月5日战争，以及目前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战争。通过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侵占了越来越多的阿拉伯领土，企图迫使阿拉伯人向它屈膝投降。在以色列这些恐怖主义、侵略和扩张主义活动一步步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一直急于和这个种族主义实体保持战略联盟。

阿拉伯民族对于迫害犹太人并不负任何责任，但这些大国却要它为此付出代价。它们用武力将巴勒斯坦分割出一部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可以在这块土地上任意扩张，建立“以色列国”。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曾企图使人相信它是无害的，它所要求的不过就是要阿拉伯人承认它，允许它在从巴勒斯坦侵占来的土地边界内和平安定地生活，但是它发动的1967年侵略战争戳穿了它这种谎言。事实已经证明，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不论从性质或目的来讲，都是侵略成性的，扩张成性的，因为它已经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埃及的西奈、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自从1967年战事以来，这个种族主义实体凭借武力和讹诈强加给人们一种非常特别的安全理论，不但极为古怪而且与一切国际生活的准则和传统背道而驰。就在这个自卫的幌子下，它继续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它在阿拉伯领土上扩张，建立殖民主义式的移民点，对和平的城市和村庄犯下最野蛮的罪行，屠杀妇女儿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侵略伊拉克，这个并不接壤的国家，也是从这种自卫的理论为借口，而且它的那些支持者们认为这个实体有权借口自卫在阿拉伯领土上到处横行，侵略。但是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它甚至在过去几年和今年

在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暗杀了伊拉克和阿拉伯科学家。

阿拉伯民族对于这个政权的本性以及其侵略和扩张主义的目的不抱任何幻想。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口号是要将以色列国的疆界扩大到“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战略。以色列死心塌地的目的就是侵略、扩张，控制和威胁整个地区，阻止各国人民取得解放和进步。如果任何人对此还有丝毫疑问，那么只要看看以色列自从1967年侵略战争以来所推行的侵略和扩张主义政策，以至它最近对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侵略，一切都会一清二楚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想侵占整个巴勒斯坦。本古雷恩在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出版的1952年和1953年的年鉴中发表的文章中强调，现在以色列的国土是当年犹太国的一部分，这部分国土的边界与历史上早期决定的边界不相符。（见282页）贝京在分治时代说：

“犹太人的国土是横跨在约旦河两岸的，不管从历史上讲还是从地理上讲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将国土分治是非法的，将国土分治的协议也是非法的，对犹太人民不具约束力。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就是要将被分割的受外国统治的部分国土收回，重属犹太主权管辖。”

看来贝京并没有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并吞了西岸而善罢干休，扩张主义计划的下一步就是要吞并约旦了。这里值得提一下1955年10月12日贝京在议会所讲的一段话：

“我坚决认为应立即对阿拉伯国家发动预防性战争。这样做可以一箭双雕：即可消灭阿拉伯的力量，又可扩大我国的领土。”

现在贝京又上台了，并任命沙朗为国防部长，必然要更卖力地推行这个政策。

在侵占阿拉伯领土的野心方面，利库德与任何其它复国主义政党没有什么区别。例如达扬在1967年侵略战争之后就说：

“我们祖先达到的疆界是分治计划所承认的疆界。我们这一代扩展到1949

年的疆界。现在这六日战争的一代已把我们的疆界伸展到苏伊士、约旦和戈兰高地。这并不是终点。在目前的停火线以后，还会有新的发展，将跨约旦，也许到达黎巴嫩，也许到达叙利亚中部。”

这是引自1969年6月25日的伦敦《泰晤士报》。真是没见过比这更张狂地宣布犹太复国主义扩张计划的了！对于这样一种极端蛮横的声明，世界任何其它国家的政治家能够做得出来吗，世界上能够对它听之任之吗？更糟的是，与贝京和沙朗相比，达扬居然被认为是个温和派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呢！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看法和做法都反映了它奉行的种族主义，目的是将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建立一完全是犹太人的国家。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学家迈克尔·巴佐哈写道：

“本古里安仍然怀疑能否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他希望在新的犹太国疆界内阿拉伯人越少越好。如果对阿拉伯人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不仅能粉碎他们的袭击，而且可以大大减少新国家人口中阿拉伯人的比例。这也许可以称为种族主义，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根据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纯粹犹太人社会这一原则。”

最能说明犹太复国主义份子对巴勒斯坦人民抱有种族主义观点的，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官员拒绝使用“巴勒斯坦”一词。1969年梅厄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民。她的宣传媒介和学术专家们也借题发挥说，巴勒斯坦人民实际上应居住在叙利亚南部。拉宾在提到巴勒斯坦人时要加上“所谓”二字，另外一些以色列领导人则宣称，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是约旦人，他们应住在约旦。贝京把居住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在犹太复国主义国内的巴勒斯坦人视为生活在“以色列的本土”，把他们看成是以色列的黑人，就象美国的黑人一样。除此之外，他们的政策就是无论那里有巴勒斯坦人都要彻底消灭。

这种政策实际上就是要阿拉伯民族屈膝投降，屈从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

和扩张野心，听命于它的霸权，放弃追求和平、自由和进步的目标。

以色列的安全理论是当代最危险、侵略性最强的理论，比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更危险。支持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等于是公开地支持侵略和扩张，支持最邪恶和最危险的理论，危害人类的利益和合法权利。欧洲人既然认为自己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阿拉伯人民也同样认为自己有充分权利采取一切合法手段，不惜一切牺牲去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阿拉伯民族正在为自由，主权和进步而战斗，希望在自己的国土上实现和平，与世界其它各国人民建立友好平等关系。阿拉伯民族为了争取实现这些目标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正义的，是完全有权根据这些正确的原则来划分敌友的，因为正义和自由的原则是不可分的。

受帝国主义支持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以及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不仅仅是唯一企图对阿拉伯民族实行扩张与侵略的势力。伊朗及其历届政府几百年来也抱有这种野心。这个波斯国的各届政权在阿拉伯海湾地区一贯推行其扩张政策，危害伊拉克和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因为它历来把这个地区视为它统治的势力范围。伊朗所推行的这一政策在不同时期为了适应不同的需要，其表现形式也不同。

伊拉克在各种国际论坛上一再明确地向国际社会表明，它诚心诚意地欢迎伊朗的新政权，并积极地努力与新政权建立友好的、卓有成效的关系。但是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个新政权一意想要割断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因而两国关系日益紧张，到1980年9月4日，伊朗终于按捺不住对伊拉克发动了侵略战争。后来发现伊朗这个新政权自上台之日起就抱有这种打算。这是伊朗政界几位前不久还很有影响力的领导人透露的。

1981年9月3日为神而战的民众组织领导人拉贾伊先生对法国《马丁报》发表谈话时指出。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宗教界高级领导人发动的，拉贾伊先生讲，他的组织掌握录音证据，可以证明对伊拉克的挑衅活动是根据命令进行的。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1981年8月4日在接见伦敦的《宪章报》杂志记者采访时也

承认了这一点。 他在那次访问中讲：

“我记得在伊朗革命后，霍梅尼掌权的第一个月内，萨迪姆·侯赛因总统曾派特使到伊朗来通知我们，他愿意与新政权合作，建立睦邻关系……我向霍梅尼转达了伊拉克特使的话，但霍梅尼讲，萨迪姆的主动提议说明他无能，他怕我们，他来与我们讲和是想继续掌权，因此我们得帮助推翻萨迪姆的政权。”

由于伊朗领导人所走的是一条侵略扩张主义的道路，因此对于伊拉克或其它国际组织和机构提出的一切停战的和平倡议，它都一概拒绝。 它之所以如此固执地对我发动战争是因为它相信，可以通过危害别人来达到扩张主义的目标。

伊朗政权多次宣称它是阿拉伯革命的盟友、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 这些只不过是口号而已。 因为它一面自称是阿拉伯革命的盟友，一面却又对一个在阿拉伯革命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给它制造矛盾，干涉它的内政。 一个阿拉伯革命的盟友怎么能这样做呢？ 这个伊朗政权本身几年来侵占阿拉伯国土和岛屿，它又怎能有助于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呢？ 据几家报纸证实，虽然以色列驻德黑兰的使馆关了，但以色列驻伊斯法罕的领事馆还开着，而且业务一切照常，这怎么成呢？

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伊朗政权愿为巴勒斯坦的利益真心诚意地加入任何阿拉伯联盟，或与它们建立真正的关系。 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实际上与伊朗政权的观点非常相似。 二者都是建筑在宗教狂热上，都是推行一种危害别人的扩张主义政策，二者的种族主义理论和反动性都是根深蒂固的。 因此两者关系至今仍然继续保持并不足怪。

人们确实感觉到自从伊朗空袭巴格达第五天起，伊朗空军就一直力图为以色列空军袭击伊拉克核设施制造烟雾，例如1980年9月27日的袭击就是一例。这也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1981年6月7日对伊拉克的核设施进行那次野蛮袭击之后曾宣称，它们为了进行这次罪恶行为，曾经化了六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实验和训练。

新闻报道最近透露说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在军备方面正进行合作，其实我们早已了解这一情况。1981年7月26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讲，1981年7月18日在苏联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附近坠毁的阿根廷货机的内幕是，这架飞机是根据一项秘密交易从以色列向伊朗运输军事设备，根据这项交易以色列保证向伊朗提供价值\$28,000,000的360吨武器，弹药和零件。该报还报道，这架阿根廷CL-44型涡轮螺旋桨式运输机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商业公司租来的，经过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来往于特拉维夫和德黑兰之间，根据合同应飞行10次，但飞了三次就坠毁了。它曾于7月12日、14日、和17日将军用物资运到德黑兰。该报讲它的这份情报是由一个瑞士人安德烈亚斯·詹尼提供的，他是在飞机失事中遭难的英国飞行员阿兰·麦卡弗蒂的助手。

伊朗与以色列军事合作的丑闻清楚地表明，伊朗政权口上讲的和它毫无原则的行为相差何之巨也。同时从这件事我们也看到美国是如何想封锁这种合作的内幕情况，声言自己事先对此事一无所知。但美国前总统的新闻秘书鲍维尔1981年8月20日在电视上回答记者问题时却承认，美国实际上事先知道美国武器和零件通过以色列出口到伊朗这件事，这一下美国的立场就真象大白了。美国的立场无疑是支持这一合作的。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1981年9月5日会见巴黎《未来报》记者时说，霍梅尼的亲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党前领导伊布恩—贝赫什提曾经参与了伊朗与以色列的武器交易。

伊拉克代表团已经散发了有关这一事件详情的文件(A/36/518号文件)。从以色列运到伊朗的武器、弹药和零件都是美国制造的。这种勾结已经是无可辩驳

的了，这是违反美国法律的。美国曾声称，希望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它不介入任何一方，对此它现在又做何解释呢？我们现在对这些话非常怀疑。

尽管伊拉克是在为了自卫，为了击退伊朗的侵略，为了争取合法权利而战，但它仍然愿意公正而体面地解决这一冲突，保证双方的合法权利，逐渐建立双方间的正常而平等的关系，抛弃扩张主义的野心和侵略行为。

当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政治和军事因素起着一种根本的和直接的作用，但是在创造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这件事上美国却起了主要作用，因为是美国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它，怂恿它推行侵略扩张主义政策，长期占领阿拉伯领土、驱除巴勒斯坦人民，剥夺他们的权利。美国对特拉维夫的财政援助已达到天文数字，而且主要是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各种现代化的尖端武器。1948年到1977年美国对以色列的全部财政援助达到256亿美元。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人口是2亿，那么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每天向以色列提供的财政援助就是6,000,000美元，换句话说，美国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少每年出10美元。这比美国联邦政府对美国任何一个州的援助都要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1976年准备向以色列提供价值23亿美元的援助，占它向世界各国提供的财政援助的 $\frac{1}{4}$ 。

美国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先生讲，美国过去四年对以色列的全部援助超过110亿美元。

自从1973年10月战争以来，美国每年向以色列的财政援助已超过20亿美元，也就是美国每一个五口之家每年出3,500美元。而且美国政府经常是一笔勾销了对以色列的巨额贷款。

从美国对以色列财政援助的历史来看，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大部分都是军援，而且大部分是免税赠款，除此之外，美国还允许以色列在美国销售以色列债券。这一笔笔巨额款项美国人们本来可以用在自己国家的教育、社会服务、医疗、福利上，

但却这样白白丢掉了。因此这个侵占别人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长期危害阿拉伯民族的利益，美国是主要的罪魁。尽管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做下种种违法行为，犯下了严重的侵略罪行，美国的历届政府从来都毫不犹疑地宣布坚决支持和保护它。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现政府及其总统已首次宣布，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被它占领的领土上建立移民点不能认为是非法的，而且宣布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友。最近美国总统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总理达成协议，两国将建立“战略合作”。这就等于加强以色列的军备力量，因而可以明目张胆地怂恿它进一步侵略阿拉伯国家。实际上，任何人要加强以色列的军事力量都意味着它直接参与以色列以往的行径和未来的行径，因此它这种做法也就是完全针对阿拉伯各国而发的。

在以色列袭击伊拉克核设施以后安理会今年六月份进行了辩论，在这次辩论中美以之间这种可耻的联盟就公诸于世了。因为会上国际原子能机构、不结盟运动、伊斯兰会议和非洲统一组织代表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致谴责这一侵略行为，认为它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破坏了在禁止扩散条约中国际社会一致达成协议的有关将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一切准则，但美国完全置这些于不顾，在安理会辩论中以诉诸否决权相威胁，阻挠安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对以色列采取制裁措施。而在此以前安理会已经数次警告以色列，如果它再侵略别国，安理会就将执行《宪章》第七章的规定。

在此还应指出的是，美国历届政府对于以色列采取非法手段获取铀一向不闻不问，甚至还象1979年那次一样设法帮它掩盖。世人都知道，将以色列核弹送往目标的运载工具是美国提供的，其中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侵略伊拉克时所用的F-15和F-16飞机。

最后我要提一下杰克·安德逊1980年9月30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讲，美国国防情报曾警告卡特总统，以色列无疑是在策划袭击

伊拉克的核设施。该作者在1981年6月16日《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讲，在他第一篇文章见报时候，以色列已经对伊拉克核设施发动了一次袭击，但没有成功。这篇文章的作者还说，鉴于华盛顿讲以色列的袭击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那么有必要回顾一下国防部情报局在8个月前向白宫提交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有道理认为以色列正在准备采取行动阻挠伊拉克获得核能，而且报告还讲应该考虑到这种行动的后果。报告警告白宫说，美国面前的问题不是伊拉克和以色列之间是否会发生核战，而是以色列是否会用常规武器去袭击伊拉克的核反应堆。而且《华盛顿邮报》还讲，它所掌握的一份报道表明，以色列在策划对伊拉克核设施的袭击时，曾通过美国政府向核管制委员会询问美国提供的2000磅炸弹可以对核反应堆造成多大的损失。这是在1980年10月，也就是以色列内阁已决定袭击伊拉克核设施之后。而在以色列袭击核反应堆时，它的确是用的这种炸弹。

从上面所列事实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华盛顿所称以色列对伊拉克的可耻袭击完全出乎它的意料，到底是真是假。

由于有美国撑腰，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里，以色列是唯一以完全不顾对《宪章》所承担的义务的国员。大会应及时认识到，联合国之所以遭到削弱，主要原因就是以色列长期侵犯阿拉伯民族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允许以色列创造破坏《宪章》的危险先例，而不受到惩罚，那么就必然危害到它实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和保证各国人民自决权的目标。因此如果联合国想要捍卫它的目标、它的原则和它的未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防止其它会员国去步以色列的后尘，那它唯一的出路就是对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采取更坚决的态度。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联合国只需执行《宪章》的原则和规定即可。它必须迫使以色列全部撤出一切被占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让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一切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返回家园的权利，自决权和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如果以色列拒不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如果贝京表示决心赖在被占的阿拉伯领土不

走，大会就应该审查一下它是否履行了它加入联合国的各项条件，这些条件在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创造时就制定好了。

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袭击是有它一个新的危险方面，因为它表明，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它掌握的核武器，为此必须将以色列的核军备公诸于世，必须执行安理会1981年6月18日通过的第487号决议，如大会过去所要求的那样，将以色列的核活动置于国际保障制度之下。

大会还应要求其它会员国不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或军事上支持以色列，这样它就不能继续推行侵略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也就不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

阿拉伯民族永远也不会容忍以色列吞并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行为和企图。全世界应及时处理阿拉伯地区的危险局势。阿拉伯人民一致认为美国是造成这一危险局势的罪魁。

奥温尼先生（乌干达）：先生，谨代表我国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您当选大会第36届会议主席。我们相信，有了您的丰富经验以及您众所周知的外交才干，大会一定能够机敏和干练地履行它的各项职能。

我还要感谢您的前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韦希马尔大使，他出色地主持了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和第八届紧急特别会议。我们祝愿他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幸福。

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为联合国尽职服务的勤恳精神。

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欢迎瓦努阿图共和国和伯利兹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乌干达重申坚决支持仍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各国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为此我们欢迎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最近采取的措施，为公正、和平解决西撒哈拉问题建立了一个基础。我们呼吁冲突各方与非统组织执行委员会全力合作，以便非洲各国的努力能够结出丰硕成果，西撒哈拉人民能够真正迅速行使自决权。

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发动全球性的谈判，以便纠正目前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不平衡现象。国际社会本来希望大会能够朝着这一目标迈出积极的一步。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对于大会没有能够发动这一轮全球谈判而感到灰心和失望。

而一想到我们已经花费了很长时间讨论这一问题，我们的失望心情就更为加剧了。第十一届特别会议是专门讨论这一项目的，可是对于谈判的范围和程序迄未达成任何协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有一些重大问题我们早该讨论了，类如改革国际金融和财政制度、资沅转移、原材料、商品和能沅。我们向那些至今仍不合作的西方国家呼吁，希望它们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同意大家协商一致的意见。我们衷心希望坎昆会议能打开新的相互谅解的途径，迅速开始全球谈判。

人们的印象是，新的国际经济程序不过就是北方向南方大量转移资沅，而对工业化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事实并非如此。很明显南北两方的国家从长远观点来看是有很多共同的利益，有些国家目前不愿承认双方有这么多共同利益。勃兰特委员会报告非常正确地阐述了这种全球性的互相依存关系和互利的关系。报告讲：

“加强国际经济，减少通货膨胀，改善增长和投资的环境对各国都有利。更好地管理世界上有限的资沅，稳定世界人口的增加对各国都有好处。很明显，不管是工业化国家也好，是发展中国家也好，都希望能够得到更大的安全，希望能够有更得力的政治才干和领导来搞好全球谈判。”

从此可以看出，改革世界经济符合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面的长远利益。

乌干达赞扬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巴黎会议，因为会议认识到这类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特殊性，另外，会议还一致通过了一项内容丰富的《新的行动纲领》。我们希望这一《纲领》能够得到迅速满意的贯彻，而不会象以前的《紧急行动纲领》那样遭受不幸的命运。

对于官方发展援助，我们呼吁，那些仍没达到它们国民生产总值0.7%这一目标的国家，应争取达到这一目标。对于已经实现了自己承诺的国家我们表示赞扬。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国际援助措施只是起辅助作用的，不能代替它们本身的努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应来自我们自己，这一点是我们各国都承认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最大限度地推动我们的发展。乌干达及其邻国已积极主动地加强东非地区各方面的区域合作。

由于近年来能沅价格猛涨，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使我们的能沅供应扩大并多样化，改变目前国际经济的方向，使它从目前依赖碳氢化合物而逐渐转为使用新能能和可再生能沅。*

* 副主席朗扎奥先生（布隆迪）主持会议。

虽然我们欢迎《内罗毕行动计划》所取得的协商意见，但是我们感到失望的是，对于发展新能和可再生能源，既没有就具体的经费目标也没有就筹措基金的机构达到任何协议。

我们希望《内罗毕行动计划》能够在筹措基金方面和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方面得到国际支持。

乌干达政府非常重视海洋法会议。对于美国今年三月份决定审查整个公约草案我们非常关切，因为这项草案案文是我们经过十年艰苦谈判和互相妥协的成果。我国代表团对目前这个案文并不满意，但是我们认为从目前来讲它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妥协意见。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会议最近做出的决定，决定将非正式协商案文转成一项公约草案。如果海洋法会议能够迅速成功地结束，那将是联合国一项很显著的成绩，并有助于减小南北两方的差距。

另外一个扩大南北两方隔阂的问题是新闻的交流和传播问题。乌干达欢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行动纲领》，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新闻秩序。

对于我们第三世界来讲，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新闻秩序是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总结结构的一部分，由于被排斥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工业化国家几乎垄断了大众媒介的广播，使得新闻交流方面的不平衡状态长期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充分地向国内外宣传我们的观点。

绝不能把我们要求纠正这种不平衡状态的愿望误解为想要破坏新闻自由的原则。相反我们这样做正是希望普及这一自由的原则。

1981年国际政治局势普遍恶化。世界大多数地区各种事件此起彼伏，而目前冲突地区更是如此，我们争取使我们的世界更为和平，更为安全，但这种希望更为遥远了。今年由于愚蠢的侵略行为和不断的战争又有很多人丧生，令人遗憾

的是东西方开始了万恶的军备竞赛，因而紧张状态更加剧了。

在我们非洲，1981年不仅是背信弃义的一年，也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一年。我们看到，更加有恃无恐，更为好战的南非在纳米比亚和其国内加紧了镇压，而同时大肆侵略前线国家。

去年和今年年初我们曾希望1981年能够成为纳米比亚独立年。但事实上不但没有在争取独立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反而在遭受的挫折方面倒是空前的，而且在这一年中经受了个‘爱而不助’的痛苦阶段。一月份日内瓦执行前会议失败。这次会议本应是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前的最后的一个步骤。但是南非又象以往那样背信弃义，蓄意地破坏了这次会谈。

这次会议失败后，全球性的协商一致意见是赞成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执行强制性措施，强迫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履行联合国计划。但是今年四月这种全球性的协商一致意见碰了壁，因为安理会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对提议的措施投了否决票。

自从今年一月份以来，西方联络小组就一直要我们耐心等待，等待它们各种磋商取得成果。它们甚至使它们相信，它们会在紧急特别会议时提出一些具体的提议。但是到了今天，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

(乌干达)

目前非但不去实际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反而一直在过分地考虑如何加强这一决议，以及如何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我国代表团感到不安的是，为了这些无关痛痒的小事，纳米比亚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就不得不拖延，这些绝大多数人就不得不继续在最万恶的殖民主义统治下遭受无边的苦难。

不幸的是，有人屡次企图将纳米比亚问题拉入东西方对抗和全球战略考虑的范畴之内。我们要强调指出，纳米比亚问题从根本上讲仍是一个殖民地问题。如果要从其它角度解释这个问题，那就是要为殖民主义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辩解，为对纳米比亚人民不断犯下的暴行开脱。

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西方五国对于纳米比亚人民长期遭受的苦难负有共同的责任。西方五国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有义务迫使南非立即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必须指出的是，第435(1978)号决议是西方五国共同制定的一份妥协文件，是冲突各方一致接受的，因此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进一步拖延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由于东西方紧张关系加剧，西方五国态度含糊，南非已经大渔其利了。

纳米比亚国内的镇压机器已变得更加可恶了。纳米比亚的国土正被南非用做桥头堡，不断对邻国发动侵略。

才几个星期之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就曾受到南非的大规模入侵。这一入侵行为到今天还在进行，因为种族主义政权的部队仍然占领着安哥拉南部的一部分领土。南非最近这次入侵的规模和性质在南部非洲的冲突中都预兆着一个新的和更为严重的阶段。

显然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南部非洲制造一个黎巴嫩的局势。在这项罪恶阴谋中，南非将成为以色列，叛徒傀儡若纳斯·萨温比将扮演迈朱尔·萨阿德·哈达德的角色，而安哥拉南部将成为另一个南部黎巴嫩。这一阴谋将使南非人得到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猎场，他们可以永远利用这个缓冲地带破坏安哥拉的政治

和经济稳定。这也给南非提供了一条通道，种族主义的部队可以利用它消灭西南非民组的战士和纳米比亚难民。

对于南非在南部非洲制造一种黎巴嫩的局势，国际社会难道可以坐视不管吗？

在南非本国国内，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正在加强镇压机器，正在越来越残酷地推行班图斯坦政策。南非当局在毫无人道地将黑人强行从城市迁移出去，赶到贫瘠而拥挤的保留地。几名自由战士由于反对种族隔离而判死刑，另外还有很多人被关进监狱和拘留营。显然这个害人的元凶非常害怕那些被他迫害的人，所以他只好将他们杀掉以图灭口。

但是这种高压没有消灭被压迫者的反抗，反而坚定了被压迫者的决心。最近对几个有代表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袭击就充分证明南非人民决心采取一切手段继续他们的斗争。

在南部非洲的问题上，没有骑墙的可能，也没有含混不清，左右逢源的可能。在南部非洲问题上可供选择的两方就是：代表镇压势力和种族主义势力为一方，和代表自由和尊严力量为另一方。谁要是讲什么中立，那就是支持种族隔离制度。我们要赞扬前线国家，赞扬它们不畏艰险坚决支持南部非洲的正义和自由的事业。我要重申，乌干达政府和人民坚决与南非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团结在一起，毫不动摇地支持它们。

讲到世界紧张局势的加剧，我们对于中东局势的不幸发展感到震惊。在非洲意识形态上和军事上的勾结加强了南非的势力，同样这种勾结也使得以色列更加有恃无恐。正因为这种勾结，以色列才能任意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

今年6月份以色列空军采取突袭方式炸毁了伊拉克的核研究设施。7月份以色列空军集中轰炸贝鲁特的民用目标，很多人死伤，很多财产被毁。在这些事件中以色列事先没有受到任何挑衅或袭击，而它却以自卫为自己辩解。乌干达强烈谴责以色列这些侵略行为。

同时以色列在它占领的西岸地区所推行的政策是袭击和驱赶政界领导人，拷打被关押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毁坏家园，集体处罚以及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乌干达一贯认为，要想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必须承认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是：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国土享有自决权，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国家享有民族独立权和主权，流离失所和被夺去了财产的巴勒斯坦人回到自己家园的权利，而且保证对那些不愿回去的巴勒斯坦人给予迅速和充分的赔偿；以色列撤出一切被占的阿拉伯领土；恢复阿拉伯人对耶路撒冷城的主权，保护该城的历史意义和宗教意义。而且由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关键，那么任何解决中东问题的建议都必须有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充分参加。

尽管缓和体制有不足之处，但在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方面它仍不失为一个里程碑。它要求人们尽量去寻求合作，要求通过谈判解决冲突，要求减少军备。最重要的是它要求人们防止一次核灾难。可是今天在世界上一个致命的老毛病又犯了，缓和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东西方争夺军备优势。我们看到，一方面军费开支增加了，又再发展新式武器了，另一方面超级大国之间的谈判没有了，而双方通过新闻媒介互相谩骂起来。

这种局势发展所造成的后果是世界紧张局势加剧，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因此而出现一种称为“各种冲突的全球观点”。那些持有这种各种冲突全球观点的人忽略了一个因素，即亚非拉各国人民具有他们自己需要维护和巩固的利益。

乌干达关切地注意着中美洲最近局势的发展。对萨尔瓦多人民的痛苦我们尤为感到不能无动于衷。必须让萨尔瓦多人民在民主和政治的基础上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统治和剥削的势力横行于世的今天，一切争取自由和尊严的人民必须坚决地团结在一起。今天亚非拉各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只有团结我们才有共同生存的希望，乌干达政府和人民今天再一次保证忠于这一团结事业。

奥杜先生（尼日利亚）：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最热烈地祝贺基塔尼先生，祝贺他当选、就任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这无疑是对他杰出的个人才能的证明，同时这也是他受之无愧的荣誉，因为20多年来他以各种身分长期地、无私地、卓越地为联合国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完全相信，在他的得力而智慧的领导下，我们本届会议一定会圆满成功。我可以请他放心，特别是考虑到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我国代表团一定在他执行各项艰巨的职责时与他尽力合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最衷心地感谢第三十五届会议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韦希马尔大使，他去年在大会面临那么多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情况下干练地领导了大会的工作。应该赞扬的是，他在就任大会主席期间，发挥了卓越的才干，表现出公平的态度，以及一心献身于和平事业的精神。

我还要借此机会最热烈地祝贺瓦努阿图和伯利兹取得独立，祝贺它们成为大会和这个国际社会的第155名和第156名会员国。由于这两个国家加入联合国，我们又朝着实现联合国普遍性这一理想迈进了一步。

我认为我们都很感谢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感谢他尽忠职守，感谢他为联合国的福利和发展日夜操劳。在过去几年中这些最优秀的品质在联合国的工作中发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作用，因为在这段时间内这个国际体系处于相当大的压力和紧张状态之下。

我国和我国代表团对于去年以来国际局势的普遍恶化非常关切。解决目前很多全球性问题依然遥遥无期。对有些问题，解决的前景实际上更加渺茫了。在大会上和在联合国体系里我们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共同谋求一种方法，永久地解决国际局势中种种压力和紧张局势，但我们解决当前世界上一些主要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似乎都大大地减弱了。而由于这些压力和紧张局势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大，都更紧迫。

我国代表团对南部非洲目前局势的发展特别关心，两个星期以前大会为此公开

了一次特别会议。在南部非洲的局势中有三个主要因素，而每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第一，尽管大会和国际法院多次宣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但事实仍然没有改变。我没有必要再赘述大会通过的那几项决议，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撤出纳米比亚，同时也没有必要再次详细叙述我们设法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撤出纳米比亚的努力又是如何失败的，那样只会使大会感到厌烦。因为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不需要再加以解释。秘书长的年度报告中也提到联合国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做的各项主要工作，包括联合国纳米比亚和平计划，这是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的，也是大会一致赞同的。由于这种种活动，最后终于召开了日内瓦会议，可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却采取了一种非常蛮横的态度，断然拒绝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因此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一些大国至今仍没认识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长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危险，它们一意孤行，穷兵黩武，公开支持南非种族主义非法政权，支持它公然蔑视联合国。令人震惊的是，几个星期以前南非种族主义军队打着追击西南非民组自由战士的幌子，对主权国家安哥拉任意发动了恶劣而野蛮的袭击。

今年最为荒唐的事该是纳米比亚独立这场戏了，但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高兴。我们看到，一些自认文明的国家，却践踏了一些最为神圣的民主准则，企图从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来保证西方任意掠夺南部非洲。这些国家在1981年2月曾经谴责南非背信弃义，破坏日内瓦执行前会谈，可是两个月之后它们在安理会却否决了对南非的制裁决议，来挽救这个种族隔离政权，使它不致陷入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孤立。而且一个大力主张和平解决纳米比亚独立的国家，最近竟然否决了安理会的一项决议，反对谴责南非入侵安哥拉、破坏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就在几周前才举行的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上，一伙西方大国采取了一种极为冷酷的态度，对一项本来可以促进和加快纳米比亚独立的协商一致的决议，投了弃权票。

但是这些都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一些特征，这些都说明这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是

如何为邪恶千方百计寻找理论根据的。正是有了这些领导人的这种理论，那些所谓文明国家中本来有理性的人也能够接受种族隔离的南非了，那些坚持在世界上实现民主原则的人居然可以转过来去扼杀纳米比亚自由的种子，而且也可以允许和接受南非对安哥拉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因为白人自认有责任在南部非洲清除共产主义。我们反对这些有偏见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的目的不过是掩盖一种非道德性、实利主义和有种族偏见的政策。

我们知道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对于本届会议来讲是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并不抱任何幻想。同时我们也知道，如果会议不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对付南非一贯的顽固立场，后果无疑也是严重的。起码我们认为有必要重申一下与纳米比亚斗争有关的一些永恒的原则，否则我们的礼让就会被误认为软弱，我们的耐心会被视为默许。

在世界历史的记载中，还没有背离解放斗争的先例。因此可以肯定地讲，就象日夜交替那样自然，在西南非民组组成的民主选举的政府领导下，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真正独立的斗争永远也不会受到孤立，受到抛弃。通俗点讲，就是说，非洲各国永远也不会失去对纳米比亚争取独立斗争的希望，永远也不会让它成为南非的猎物。如果那样的话，那将是百分之百的投降和妥协，任何一个真正的非洲人，只要他血管中还流动着自豪祖先的血液，都不会这样做。如果需要证明这一点的话，那么非洲前线国家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最近举行的紧急最高级会议就充分证明，非洲人民仍在继续争取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目标。这也仍是我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主要目标，我们将一直努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确，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非洲各国都是前线国家，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不论需要付出多大代价，非洲大陆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永远不会动摇，不会改变。在此我们重申，我们坚决支持西南非民组，决心在不做任何修正、改动和增补的前提下，早日执行第 435(1978)号决议规定的纳米比亚计划。

近几个月来超级大国思想意识之争已渗杂进南部非洲原已混浊的政治污流之中，企图将这一地区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这一简单明了的问题搅混。这一行动的用心

无疑是寻找借口，通过这一薄弱环节加强超级大国在这一地区的新殖民主义。我们了解到，有人正在不遗余力地企图把外国部队撤出安哥拉与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步调拉在一起。我们认为这两者毫无关系，并且坚决反对非洲以外的大国在非洲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去告诉它应以谁为友。只要南非继续对非洲主权国家的领土进行罪恶的军事入侵，只要这个罪大恶极的国家在一些西方国家的积极怂恿和支持下继续颠覆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邻国，那么安哥拉以及每个受到威胁的非洲国家就认为必需从任何地方获得军事援助来维护主权。要想使外国军事力量从这个地区所影响的地方撤出去，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是南非撤出纳米比亚，并停止入侵邻近的非洲国家。就在最近，这个千人指的国家的外交部长据称还要求与尼日利亚合作，促进非洲的安全、和平与进步。这个种族主义政权首先需从安哥拉和其它前线国家撤出它的侵略军队，与国际社会充分合作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在其国内废除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依据成人普选制建立真正民主的多数人统治。那时它就会看到，尼日利亚以及所有非洲国家都愿意向它伸出友谊之手，衷心欢迎它加入非统组织。

在各种长期影响国际关系的危机中，最严重的是在经济领域。自上届大会召开以来世界经济情况的恶化是惊人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了。甚至据权威人士分析，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自然，情况确实这样不幸，因为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很高，国际收支逆差严重，商品市场动荡不安，保护主义日益增长，官方发展援助量越来越少，贸易条件恶化，陈旧的国际货币体制造成汇率波动，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严重地影响了世界经济取得持续的增长和发展。这些因素长期存在，日积月累，使得各国的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大大减慢了。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是向后倒退了。要寻求造成这种可悲局面的原因并不难，因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我们的经济最容易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大部分都是外界的因素，这也突出地说明了国际经济制度在结构上的毛病。

对于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给我们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影响，我们发展中国家不能不感到深为关切。粮食的形势尤其严重，因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而这又进一步恶化这些国家的外汇收入情况，影响到他们的发展进程。此外由于制成品和资本货物的价格昂贵，因而拖住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而没有经济的多样化就不可能实现自力更生的发展。不但如此，目前初级商品的出口市场波动很大，我们的出口收益越来越少，而且初级出口品单位成本的购买力也降低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原油的情况也没有逃脱原材料历来所遭受的命运，因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它们借助国际经济中目前存在的不公平的结构，又在驾轻就熟地玩弄它们的老把戏了。工业化的北方象它们以往对待其它原材料那样，采取了最为鬼祟的战略手腕在世界原油市场制造了一种虚假的供过于求的情况。这种战略手腕的险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将产油的发展中国家扼死，而使能源在重开的全球谈判中不再成为问题，我国代表对这种战略不能不感到遗憾。我们相信，不应让世界经济中目前这些不利的趋势继续下去，否则只能是大家一起灭亡。

因此必须立即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不断增加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资源，还应不断让它们获得技术。在技术方面发达国家目前仍处于垄断地位。要想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进程，满足上述要求和其它要求是人所公认的先决条件。当然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中都明确地阐述了这些要求，我们认为，忠实执行这一战略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不应推卸的历史责任。

另外多边经济合作方面的不景气状况，目前也需要我们想办法来振作一下了。联合国这个伟大的组织向人们展示的希望是和平与富足，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每个国家目前在财政方面的困境，就使人类的大多数无法实现这种希望。对于很多国家的人民来讲，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讲，联合国发展体系在资源转移方面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因此，会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会员国应该继续全力支持这一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然如何闭眼不见过去几个月中出现的令人鼓励的情况，是不现实的。令人高兴的是，受到目前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自己并没有袖手旁观。相反这些国家相信自力更生是实际明智的，和有好处的，因而它们今年五月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召开高级会议，促进相互间的经济合作。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对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自力更生是个宝贵的文件，而且也是这些国家对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贡献。我们衷心希望，发展中国家这一崇高的工作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体系的最大的支持。

当前人们正在注意下月将要召开的另外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即在坎昆举行的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最高级会议。虽然这次会议不在联合国体系之内举行，但是会议在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贡献是不能否认的。无论如何我国政府希望，这次会议的工作应该基于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即共同的命运把我们大家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希望会议能够实现推动全球谈判这一目的。

全球谈判早该开始了，国际社会已经等得太久了。再拖延下去后果不佳，因

为我前面已讲过，世界经济危机天天都在恶化。应该再次重申大会在通过第34/138号决议时表示的决心。

目前世界上充满了种种矛盾和讽刺意味的现象，而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在人类生存这个严肃问题上。每年这个论坛都例行地呼吁全球裁军。可是我们眼睁睁地看到可怕的军备在全球范围内以几何数字加快地发展而无能为力。军备增长这么多，安全本应有了保证，而实际上正相反，军备增加多少，安全就失去多少。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其后果就是这样严峻。否则倒会使人觉得可笑了。

但是我们不仅应该指示储存这些致命武器的巨大危险，还应说明，由于有了这些武器国家变得日益好战，而且出现一种不祥的新现象，即愿意，甚至是渴望打一场所谓战场核战争。过去都是把核战争视为最坏情况下的“最后的一手”，永远是不会发生的，第一是因为目前存在的恐怖衡势，第二是因为报复性的第二次打击的破坏能力是确有把握的。而新一代战场核导弹据说可以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因此人们推崇的战略就是一旦有战事就尽早部署核武器。面对核大国可畏的力量，我们无庸而且也不会因失望而屈身。相反我们必需让他们认识到，由于每个国家都享有主权，那么它就有权来决定它的公民如何去生、如何去死，如果侵犯了这一权利的话，那就是侵犯了最根本的人权，即生的权利。如果一些国家不顾一切要扩充军备，那么其它国家完全有权来对此表示关切和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执意要以有史以来最大的军备来威胁其它各国人民的国家，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有理由要它们认识到，这个地球同样也是我们的，而且我们不愿它受到疯狂和无味的毁灭。我们认为事情应该适可而止。联合国应该加倍努力，让军备竞赛有点理智。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各国不管单独还是集体地，必须决定化剑为犁，把目前用在制造导弹上的大量资源转用在发展和平事业上。

尼日利亚欢迎1982年举行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希望这次会议能够重新估价各国的裁军情况，1978年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特别会议

通过的《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有关联合国机构的作用以及公众舆论对裁军工作的意见。

现在我想提一下在我们这个多难的世界里其它一些冲突地区。我国衷心希望本次大会能够在缓和中东紧张局势方面取得进展，为达此目的须让长期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参加和平进程，以便最终能使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同时还要保证以色列国的安全。我们还希望，本届会议能够结束伊拉克与伊朗这两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之间的自相残杀，以便两国可以将精力用来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我们还希望，一切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和柬埔寨，让两国人民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和平地解决内部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解决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

总之，联合国目前所面临的是自它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不论是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军备方面，我们的世界都是处在危难的前夕。现在有几个国家既能挽救世界免于是一场毁灭性的决战，也能将世界推入这样一场决战。我们希望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能从狭隘的私利中解脱出来，看得远一点。我们希望他们不要持武逞强。我们希望他们能象我们全体会员国一样，把全人类的和平、幸福和进步做为他们最关心的事务。我们希望为了全人类的和平、繁荣和进步，我们一致忠于我们伟大的《宪章》。

主席：刚才是今天下午会议的最后一个发言的代表。有两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在请他们发言之前，我想提醒各位代表，按照大会第34/41号决议的规定，行使答辩权的时限是，第一次10分钟，第二次5分钟，代表们应在座位上发言。

纳瓦斯夫人（古巴）：昨天有人在这里提到古巴的《宪法》和何塞·马蒂。我国的《宪法》是经98%的选民通过的，《宪法》序言讲：

“我们古巴公民，我们祖先创造性劳动和战斗、坚毅、英勇、牺牲传统的继承者和承袭者：

为了那些宁死不屈的当地人；

为了那些反抗主人的奴隶；

为了那些唤起民族良知和唤起古巴人民热爱祖国、向往自由的人；

为了那些1868年发起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独立战争的爱国志士以及那些将1895年所呼喊的最后一声‘好哇’的欢呼声变为1898年胜利的爱国志士，尽管这次胜利的果实被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军事占领所篡夺；

为了50多年来坚持战斗，反对帝国主义统治、政治腐败，剥夺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失业以及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的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份子；

为了那些发动、成立和发展第一个工农组织、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创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和马列主义运动的人；

为了那些马蒂诞生一百年以后的一代人中，以马蒂的智慧率领我们获得一月人民革命胜利的先驱；

为了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卫革命，筑固革命的人；

……我们宣布

我们终于实现了我们的决心，让共和国的宪法遵循何塞·马蒂这样一种虔诚的愿望：

‘我希望我们共和国的第一条法律是要古巴人民建立人的充分尊严’。”

何塞·马蒂在《黄金时代报》上发表题为“三个英雄”的文章中提到救星西蒙·博利瓦尔，他说：

“如果很多人都失去了尊严，那么人类本身似乎就体现了很多人的尊严。”

卡洛斯·阿庞特这位委内瑞拉的爱国志士曾在塞戈维亚与自由人将军奥古斯特·塞特尔·桑迪诺并肩战斗，为了反对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暴政，1935年与安东尼奥·吉特拉斯一起在古巴的莫里略战死。而他所体现的尊严是今天那些在沾污博利瓦尔名誉的人所没有的，因为他们这些人在为这位拉丁美洲联盟的救星坚决反对的美帝国主义辩护，大为赞颂萨尔瓦多法西斯主义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的小拿破伦。

名诗人安德烈斯·埃洛伊布兰科实际上是位委内瑞拉的民主派，当他流亡墨西哥时，曾在一本题为“Giraluna”诗集中这样描写他的祖国：

“委内瑞拉享有世上所没有的荣耀，
它有了病，但谁也不知病在何处，
不知是在血液中，还是在胎盘，
因为它优秀的儿子都死在外，而那些无耻的儿子却在内永存……”

正是这些可耻的人，这些与卡洛斯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人，正在企图拯救那些在巴巴多斯犯下罪行的人，这些罪犯1976年杀死了古巴航空公司一架从乔治敦经布里奇敦飞到哈瓦那客机上74名手无寸铁的旅客。

对于杀害圣萨尔瓦多罗梅罗大主教阁下的人，对于杀害美国修女和杀害萨尔瓦多数万儿童的人，对于那些企图通过改换名义来破坏古巴革命与萨尔瓦多战斗人民之间坚定团结的恶棍，我们以萨尔瓦多革命诗人罗克·达尔顿的话来回答他们：

“事实是警察和警卫总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而且子弹也只能从他们那里打来。
让他们慎重思考一下。
让他们自己来决定是否还来得及站到人民的一边来，

而且与我们一起向敌人开火。
让他们慎重思考一下，
但同时，
他们不要面露惊慌，
更不要感到委屈不安。
今天子弹已经从这里飞过去，
飞往那些人求远呆在的地方，
只是今天人们已经队列整齐冲过来，
肩上背着更多的步枪。”

阿德尔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古巴外交部长昨天指控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使用生物战术。世人早已听到过这种指控，说美国在古巴人民中传播了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登革热。

这种指控是个可耻的谎言，完全是无中生有，而且更叫人不能容忍的是，美国政府曾经与泛美卫生组织合作，帮助预防最近在古巴突然蔓延的登革热。我现在解释一下这种情况。

7月17日美国商业部收到泛美卫生组织提出的许可证申请，要向古巴出口300吨减缓剂，这是美国生产的一种消灭传播登革热蚊子的颗粒状杀虫剂。美国商业部当天就批准了该项申请。

事实很清楚：美国不但过去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对古巴人民进行生物战，相反正是我们与泛美卫生组织合作，真正帮助古巴消灭这一疾病。美国非常关心长期受苦受难的古巴人民。

卡斯特罗很了解这一情况，而且明明知道这一疾病的真正根源。在卡斯特罗决定把登革热传染病的责任赖在美国头上以前，古巴卫生部的官员实际上告诉泛美卫生组织的官员、驻哈瓦那的美国外交官员，以及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热带医疗专

(美利坚合众国)

家，登革热是古巴军队从非洲带回来的。

当然受到类如这种登革热外国疾病的威胁只不过是古巴人民为他们政府的军事冒险主义付出的各种重大代价之一。家庭分散，丈夫和儿子战死外乡，这些都是为卡斯特罗全球帝国主义政策付出的代价。

卡斯特罗政府昨天向美国提出的这类指控已不是第一次了。例如，卡斯特罗还指控说，美国要对古巴甘蔗患锈病负责。实际上，之所以出现这种植物疾病是由于古巴决定种植一种没有抗锈病的甘蔗。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使它的主要作物破产的话，那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讲，可不是一种儿戏。因此为了逃脱责任，卡斯特罗就拼命寻找替罪羊。

但是这种把戏骗不了人。古巴在经济上惨重的失败情况已经不能单纯地用革命的词句和口号来掩盖了。

无情的事实完全戳穿了这种革命的词藻。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尽管古巴每年从莫斯科得到巨额的援助，它的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自1960年以来每一年都降低0.2%。1959年古巴的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在本半球是最高的。但今天它却是最低的国家之一。革命20年后，每样东西都得配给，甚至糖也是如此。今天在世界很难再找到另一个国家经济情况如此之差。

我们过去听说古巴曾扬言，它虽然剥夺了人民的自由，但它起码给了人民面包。可是今天它连糖都不能给其人民了。

登革病的出现表明，它现在也不能保证古巴人民的健康，免受帝国主义冒险巨大代价的影响。可想而知，去年四月份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大门打开之后，会有数万古巴人冲进去要求逃离卡斯特罗所谓的天堂。

最后，虽然美国过去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使古巴人民的烟草生锈病，使他们的糖发霉，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其它瘟疫，但是从我们得到的初步而可靠的证据表明，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个地方，万恶的“黄雨”从天而降，其所落之处，一切生灵感到头晕，呼吸困难、吐血、昏迷、然后痛苦而死。东南亚的苦难人民和阿富汗的伟大人民都受害于这些疾病，这倒是联合国应该关心的适当题目。我们不应该让昨天古巴玩弄的那些把戏转移了我们大会对这些人类真正苦难的注意力。

美国不愿意搞这些来回对骂，互相指责。我国国务卿星期一的讲话表明，我们所希望的是真正着手去建设一个更完美的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去建设这样一个世界。

但是如果有人用恶毒的谎言和恶意的造谣来攻击我国，而且也是攻击联合国的尊严，那我们是不能坐视不管的。

下午7点35分散会。

— — — — —